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57
22 Novem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五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1月15日星期三，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主席：库德拉特先生 | (副主席) | (伊拉克) |
| 嗣后：加巴先生 | (主席) | (尼日利亚) |
| 嗣后：古铁雷斯先生 | (副主席) | (哥斯达黎加) |

— 柬埔寨局势(31)：(续)

- (a) 秘书长的报告
- (b)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因主席缺席，由副主席卡德拉特先生（伊拉克）主持会议。

下午3点15分开会。

议程项目31（续）

柬埔寨局势

(a) 秘书长的报告（A/44/670）

(b) 决议草案（A/44/L.23）

主席（以阿拉伯语发言）：我想提醒各位代表，根据今天早上作出的决定，有关这一议题的辩论发言将在下午4点结束登记。

拉纳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在四十三届会议上讨论柬埔寨问题的时候，我们许多人希望这是大会最后一次审议柬埔寨局势；过去12个月中一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使我们的希望有了实质性的依据。雅加达非正式会晤是这一进展中的重要事件。中苏首脑会晤又使尽早从政治上解决柬埔寨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希望。虽然人们并不指望西哈努克亲王与洪森先生之间的会晤取得任何重大突破，但人们认为这些会晤是认真寻求政治解决的又一个例证。

在这种情况下，今年7月底在巴黎举行的柬埔寨会议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和希望。我想借此机会表示我们对法国政府尽管有时机还未成熟的顾虑，还是采取这一大胆的主动行动。法国的主动行动得到了普遍的赞同，这本身就是对法国真诚希望尽早结束柬埔寨多年的战争、破坏和苦难的赞扬。

巴黎会议并未结束柬埔寨的悲剧。然而，这种努力的诚意使我们不能称它为失败。会议极其清楚地表明，除了通过谈判达到全面的政治解决之外，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柬埔寨互相争夺的各派之间进行较量。这种选择要让柬埔寨人民付出明显的代价，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寻找一切途径并施加一切压力，达成全面的解决方法，使柬埔寨人民得以在不受干涉和恫吓的情况下自由和公正地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

国际上集中注意柬埔寨问题已经有十多年了，已经十分清楚，谈判应该着眼于两个基本目标。第一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控制机制，监督和核查外国力量从柬埔寨的全部撤离；全部和经过核查的外国军队的撤离是开始为局势正常化采取任何政治措施的必要条件。谈判的第二个基本目标应该是在取得自由和公平选举的结果之前，建立一个由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包括主要有关四方的过度性政府。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是唯一能够超越这个国家的派别主义和纷争而培养民族和解的柬埔寨领导人。在亲王领导下进行有效的四方临时联合是保证在外国军队撤出之后避免在柬埔寨发生流血内战的唯一可靠的安排。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越南宣布在今年9月底全部撤出其军队。早就要求采取这样的步骤，作为开展柬埔寨和平进程的主要条件。我们欢迎越南的声明，但我们感到，只有在不偏不倚的国际监督和控制之下，撤军才能够为和平进程作出可信的、重要的贡献。越南定居者这个棘手的问题也是同撤军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巴黎会议为这个问题花了很大精力。

联合国积极参与监督和核查撤军、停火和选举几乎得到普遍的支持。关于联合国对整个问题偏袒一方的说法令人难以相信。十年以来，大会以压倒多数一再重申《联合国宪章》中的基本原则以及既定的国际法规范适用于柬埔寨局势。考虑到越南本国最近的历史，它本身应该最能理解这些原则的价值。秘书长已经向巴黎会议表示，联合国愿意尽其能力组织和管理一个信得过的、不偏不倚的和有效的国际控制机制，为柬埔寨人民服务。联合国多年来在这一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专长。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的宣布，并随时准备同他合作。

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已经订出了能够促成建立一个独立、主权和不结盟柬埔寨的解决框架。作为国际会议特设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尼泊尔重申决心尽一切努力为谋求公正、持久解决问题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我想赞扬特设委员会主席阿布萨·

克罗德·狄亚罗女士阁下为促进全面解决而作的不懈努力。

我们还非常赞赏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为促进全面解决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赞扬泰国政府向流离失所的柬埔寨人一贯提供的援助和住所。东盟国家一贯在国际协商一致意见这个大框架内谋求柬埔寨和平与和解目标；大会收到的决议草案 A/44/L.23 反映了这种一致意见。出于上述考虑，我国代表团参加了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我们希望同过去类似的草案一样，这份决议草案将得到联合国成员国压倒多数的批准。

最后我们再次呼吁所有有关各方把柬埔寨民族这个更高的利益放在派别利益和优势之上。我们正在看到在一年以前还难以想象的态度与观念方面的变化。在国际局势中这些迅速发展的变化为许多尚未解决的区域冲突的和平解决改善了前景。我们希望，柬埔寨各方和越南通过共同努力，将能够抓住国际局势中的新气氛所提供的机会来结束这个长期的悲剧。

威伦斯基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大会今年再次面临试图协助解决柬埔寨长期、悲剧性冲突的任务。世界上的这个地区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存在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的冲突以及人民不间断的灾难。柬埔寨当前悲剧的本身就追溯到十多年以前。

在这方面，去年是矛盾的一年。去年出现一系列积极进展，其中某些是多年来所谋求的；但尽管如此，和平看来仍是那么遥远。这一年期望有所上升，但希望也有所破灭；在有些会议上似乎谋求和平的人几乎就要取得突破，但我们最终不得不安于微小的收获。

然而，在所有这些失望和挫折之中，仍然有一点乐观的理由：比起一年以前的今天，我们现在推进和平事业所处的地位要优越得多。有两个最突出的事件。第一是越南宣布从柬埔寨撤军，这是本组织长期以来所谋求的一个举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既使我们同时注意到，需要由一个被接受的国际控制机制进行核查才

能使冲突的所有各方满意地认为撤军的确是全面的。

第二是一系列会议：首先是雅加达非正式会议，然后是法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为了和平而努力工作的国家任两主席的巴黎和平会议。尽管这些会议仅仅使冲突各方略为接近了一些，但它们已经奠定了很多基础，提出了实现全面解决所需要的许多要素。

我们必须谋求实现的正是这种全面的解决。这种解决方法的内容——我将简单地提一下，因为这些内容已在其他文件中同其所有条件一起提出，——最好应当包括：第一，停火；第二，建立一个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控制机制来监督过渡进程；第三，对所有外国军队的全部撤出进行有效的国际核查；第四，严格保证防止恢复红色高棉时期的受到举世谴责的政策和做法；第五，停止向柬埔寨各派提供所有外国军事物资；第六，促进全国和解，承认只有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能够发挥的作用；第七，建立一个处理从停火到建立一个民选政府期间各项安排的临时行政当局；第八，举行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导致召开起草新宪法的立宪会议并组成新政府；第九，国际上保证柬埔寨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中立和不结盟地位以及不干涉其内政；第十，创造有利于难民安全返回以及柬埔寨重建的条件。

我应特别强调澳大利亚所致力于的全面解决方法的一个方面：红色高棉分子返回或不返回政府的问题。我们都记得波尔布特政府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一百万人民——也许更多——的死亡可以直接归咎于波尔布特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和做法——例如直接处决和迫使柬埔寨人民干活累死的强迫劳动政策和其他使人民无法生存的政策。

我们欢迎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前一份报告中所提到的“最近的过去遭到普遍谴责的政策和做法”实际上是“1975—1978年期间实行的政策和做法”。（A/44/670，第31段）

毫无疑问人们对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领导阶层普遍存在着恐惧和仇恨。毫无疑问，如果他们以某种方式夺得权力的话，柬埔寨人民的自决权将会烟消云散。为阻止他们夺权创造条件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国政府已经接受——我们对此极为勉强——没有参与1975——1978年期间领导集团的红色高棉成员如果愿意放下武器并在国家中过正常生活的话应被允许返回。目前的现实是，除非在解决进程中为红色高棉中的不是太不可接受的成员找到一席之地，柬埔寨的战斗就不会停止，解决也不会实现。

如何容纳他们并同时限制他们是困境的核心。这是在如果红色高棉被排除在解决进程之外流血冲突继续进行的必然性与如果让他们加入这一进程而避免进一步流血的现实可能性之间进行斟酌的问题。如果让他们加入这一进程，这当然必须伴随着适当的停火安排、安全保障、保证和监督机制，以确保他们在今后将无法再次施加他们在过去所施加的那种邪恶的影响。

还需要从长计议，为一项将使红色高棉普通成员能够放下武器并成为社会的有生产能力的成员，而不是永久成为在国家偏远地区作零星抵抗的不法之徒的解决方法而努力。这就要求对所有各方之间的和解提供支持。

我们在过去曾对外国武装干涉柬埔寨表示遗憾并且拒绝越南为侵略柬埔寨所作的辩护。我们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们在去年的发言中指出，任何解决方法都包括两个基本内容：第一，越南必须离开，第二，波尔布特领导阶层绝不能返回。现在我们已经目睹了这两项条件中第一项方面的进展，国际社会必须确保第二项也能实现。

全面解决的概念意味着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都能解决。这些当然包括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以及建立一个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控制机制。澳大利亚不接受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和洪森先生领导的金边政权声称为柬埔寨政府，我国上次在1982年大会上对席位问题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我们假定，作为全面解决的一部分，将对席位作一下改动：要么宣布席位空缺，要么将被临时当局占据，直到选举建立一个能够在本机构中获得其合法地位的合法政府为止。

澳大利亚在巴黎会议上清楚地表明支持联合国主持下的国际控制机制。如果要使这个机制起作用，会议为这一机制所设想的一系列任务的范围及其复杂性将需

要进行精心的处理。为了使其公正性得到保证,这一机制也需要对国际社会负责。只有联合国拥有保证其公正性的权威、经验和机构。

我国代表团认为,一项解决方法要得以持久就必须是全面的,并且包含我刚才描述并且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提到的所有因素。然而,在我们为一项全面解决方法努力的同时,我们应当尽力保证柬埔寨人民的痛苦不会在这期间加深。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阻止在为解决方法进行会谈时战斗的任何升级。我们必须尽力防止冲突的加剧,这包括阻止那些也许打算向任何一方提供新武器的人不要这样做。

实际上,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社会应当相当明确地支持能够减少柬埔寨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的措施。这样,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不仅防止战斗的升级,而且在为寻求实现全面解决方法时促进停火。逻辑或人性都不允许我们说应当阻止屠杀水平的升级,但是目前的屠杀水平是可接受的。如果我们要阻止提供任何新的武器,我们也必须理所当然地阻止现有的武器流通。支持这些眼前的措施——停火和停止外部的军火供应——将减少柬埔寨人民的痛苦,这与强调全面解决是完全一致的。

一些国家政府在最近几个月中积极探索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前景。它们的贡献值得欢迎。我们不应忘记,问题的核心是数十年的猜疑。国际努力的目标应当是在柬埔寨各派之间建立对国际承诺和安排的信心,这些承诺和安排将支持和保障它们之间达成的妥协。

随着一项最终解决方法看来好象越来越可以实现,国际社会必须日益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到如何协助柬埔寨的战后重建和促进难民的返回上。在巴黎会议上,重建和遣返委员会在这一进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商定了有关国际努力的目标、时间范围与合作的广泛的原则。商定了分两个阶段重建的必要性——一个是恢复阶段,集中于人道主义援助,第二个是选举之后的重建阶段,集中于长期发展。

遣返程序也得到比较详细的制订。需要对实施这些措施进行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以保证一旦取得全面政治解决办法，就有效地实施这些措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对柬埔寨重新建设的需要进行估价方面作出了有意义的工作，我们欢迎这一贡献。澳大利亚将从它那里汲取经验，以便制订本国今后援助柬埔寨的方式。

如果要找到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柬埔寨各方及其主要支持者必须为了和平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大的让步愿望。本机构及其会员国应该对各方施加压力，并进行道义上的劝说，促使他们表现出这种灵活性，并找到这种解决办法。最近关于重新交战的报导使早日重新开始真正谈判的要求变得非常紧迫。我们希望在未来几个月里我们能够取得过去几个月里无法取得而使人感到受挫的那种进展，并希望这将使最后一次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一项目以目前这一形式被列入议程。

布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言。

大会已连续11年讨论柬埔寨局势。这个国家仍然没有恢复和平，它仍然是流血冲突的地方，在20年时间里，它经受了内战、不可饶恕的血腥专政以及外国侵略的痛苦。今天的辩论能够使国际社会表示对柬埔寨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共同体12国受到去年以来出现的积极迹象的鼓舞，认为取得全面政治解决办法现在已变得更加紧迫，因为它能够使柬埔寨享有符合人民愿望的地位，并能够在新的和平与稳定中为重新建设而努力。

虽然柬埔寨仍然受战争困搅，新的令人鼓舞的事件成为去年的特点。12国认为其中包括越南宣布1986年9月27日之前从柬埔寨撤走全部军队的决定。大会就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倡议通过的决议在12国的支持下谴责了越南军队对柬埔寨的入侵——这一入侵被认为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12国对宣布全部撤走越南军队表示欢迎，并认为如果越南军队的撤离得到核查，它就可以成为全面政治解决的基础之一。但是，12国注意到在外国军队撤

走的范围方面存在着意见分歧，并注意到越南占领柬埔寨已在该地区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他们最终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缺少全面政治解决办法，撤军无法得到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国际监督机制的核查或监督。

此外，过去几个月里，在外交范围内采取了一些主动行动。在这方面，12国满怀兴趣地注意到今年2月在雅加达非正式会议进程的范围内举行了第二次会议。12国同样欢迎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所作的继续努力，认为这是他们斡旋活动的一部分。

12国认为，从7月30日至8月30日在法国首都举行的柬埔寨问题会议第一次会议标志着在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方面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共同主持下，这一国际会议使高棉各方和最直接有关的国家进行了会晤，联合国秘书长也出席了会议。虽然不能达成协议，会议产生了许多积极因素。

12国特别注意到会议结束时与会者通过的宣言。他们要求会议的两位共同主席继续进行磋商，因为他们诚挚地希望这些磋商能够使会议在适当的时候进一步举行会议并取得圆满成功。继续谈判进程非常重要。

12国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东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今年，该决议草案正确地强调了为争取全面政治解决作出努力，其中包括将保证柬埔寨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中立的各个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组成部分。

我不想多谈这种解决办法的各个可能方面，但我要强调我们认为是基本的五点。

第一，在对外国军队撤走进行核查的同时，应当实现停火，并且应当采取能够避免重新发生敌对行动的方式。在这次停火期间，应当停止向交战各方提供的各种外来军事援助。

此外，只有当这一解决办法能够保证柬埔寨人的民族和解，它才能够持久。象整个国际社会一样，12国认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必须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西哈努克亲王能够将所有柬埔寨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以极大的勇气和坚忍不拔

的精神为该国的独立和自由奋斗了多年。人们广泛认为，应该由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临时政府，使柬埔寨为自由和国际监督的选举作好准备。

此外，12国坚定不移地深信，这种解决办法必须保证对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的政策和作法负责的那些人不再重新执政。12国一直表示完全唾弃对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的死亡负责的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它们绝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红色高棉。

我们知道已经就如何以最适当的方式描述这一可恶政权活动的问题进行了法律和政治讨论。12国认为普通意义上的“种族灭绝”一词并不过分强烈，确实可以用来指该政权的一些作法。

第四，任何全面解决办法必须明确规定柬埔寨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尤其那些住在泰国边界的接待中心的人自愿返回的条件。必须让这些人在最好的安全、保障和尊严的条件下返回柬埔寨，并同时给予他们一切必要的援助。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再次表示自己的承诺，继续努力援助柬埔寨难民，尤其将通过由联合国边界救济行动协调的计划来这样作。

12国支持秘书长和他的难民问题特别代表在该领域中的活动，他们依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12国欢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所作的工作，注意到该问题已在巴黎会议上得到仔细考虑，达成了广泛的协定。

最后，这样一种全面解决必须有一套国际监督机制进行令人满意的监督，才能可行。12国注意到有关各方同意建立这样的机制，但也注意到在由谁负责这些活动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12国看来，鉴于联合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能力，鉴于过去在那一地区设立的特设机构显然失败，因此，在这样一项任务中利用联合国有决定性优势。

我们目前看到的任何事件都不否定这样做的方针。战斗在继续，但它不会使任何一方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决定性胜利。解决柬埔寨冲突不能靠军事手段，只

能通过谈判。

12国认为，东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广泛地符合我刚才提及的目标。因此，我们愿支持该决议草案，并重申支持该区域集团的活动。

12国希望柬埔寨尽早在此享有和平与稳定。但要恢复和平与稳定，就必须具有一个全面解决，结束内战和外国占领，永远排除红色高棉的威胁。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保持和扩大在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上产生的谈判势头。这将帮助实现在这一长期受苦的国家恢复和平的弱小希望。有这样的前景就能发起一个国际协助方案，帮助柬埔寨的重建和发展。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乐意加入这样的方案。

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同印度尼西亚一起担任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两主席的国家讲几句。

这次国际会议于今年7月30日至8月30日在巴黎开会，随后休会，直至条件成熟时再复会。

法国之所以同印度尼西亚合作采取这样的行动，是考虑到法国同柬埔寨的历史和感情上的联系，以及对西哈努克亲王的高度尊重。而且，我们对形势的分析使我们认为，这样一次会议能帮助确定一个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

会议的召开和会上情况的发展在多方面都是积极的。在冲突中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主要各方第一次同意在同一张桌上坐下来全面讨论问题。随后，会议就会议活动安排达成协议，导致建立了3个工作委员会，分别负责国际核查、安全保障措施和重建，以及难民问题。此外，还建立了一个有两主席和柬埔寨四方组成的特设委员会；但在同柬埔寨各方磋商之后，两主席可以邀请会议的任何成员参加负责处理民族和解问题的特设委员会会议。最后，建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监督所有这些机构的活动。

此外，在最初的部长会议期间，根据秘书长的倡议，同意联合国应派一个调查团访问该地区。该调查团事实上访问了柬埔寨。

最后，会议各机构的大量工作使得我们能够确定各种问题和可能的解决办法，在某些问题上开始缩小各种意见之间的距离。

如果说，尽管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巴黎会议最终未能取得彻底、积极的成果，那是由于与会者认为，只有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才能帮助满足他们的期望。而且——为什么不面对现实？——在第一次会议上能够克服一切障碍，实现这样成就的总的政治意愿并没有出现。

然而，为了表明他们决心继续争取一个解决办法，会议与会者同意延长已经开始的进程，规定巴黎会议今后可能再次开会。

我愿再次强调，法国政府的积极关心，我们正同印度尼西亚合作努力，以便继续磋商，使对话继续下去。我们将不懈努力。

赫斯特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以英语发言）：1989年8月，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两主席的主持下在巴黎召开。会议是寻求柬埔寨问题公正、持久解决的长期、艰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它也标志着迄今为止在柬埔寨问题上有许多重要外交活动的一年的中间点。不幸的是，交战各派系之间的敌对活动还没有停止；然而，国际社会对现在存在的结束厌战的柬埔寨人民的痛苦的现实前景感到鼓舞。

认识到它的地位、权威及监督和管理一套有效、公正、可行的国际监督机制的专长，联合国必须努力维持这一外交势头。我们今天必须争取主动，找到能够结束流血和生命损失的解决办法，让柬埔寨民族在国内和同邻国和平生活。

尽管柬埔寨从地理上讲距加勒比地区十分遥远，但我国赞成所有国家所珍惜的一项原则，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其自决权都是不可剥夺的。当柬埔寨遭受外国军队侵略和占领的时候，这种权利看来受到了侵害。

我们这一地区的历史教导我们，如果有人蔑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而又不受到任何惩罚，那么这种准则所提供的保护就受到严重的破坏并且每个主权国家的安全也将因此而受到威胁。

紧迫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基调，但我们不应当让行动的紧迫性使我们匆匆忙忙地提出一种不考虑所有有关各方利益的解决办法。我国政府认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是其中一个提案国的决议草案（A/44/L.23）是与那些在过去10年中获得国际压倒多数支持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相类似的决议草案，这类决议草案包括了公正解决柬埔寨问题所需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因此促请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支持这项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向我们提供了实现柬埔寨国家和人民所能接受的真正和全面政治解决所必要的手段。

我国政府认为，任何真正和全面政治解决办法都应当考虑到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国外和国内的这样两个方面。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因素，如果要使柬埔寨的自决权不受到残踏的话，那么这两方面的因素都需要涉及到。

首先，所有的外国军队必须在核查的情况下全部彻底地从柬埔寨撤出。这一点已经是并且应当永远是全面解决办法的关键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年9月分宣布了外国军队将从柬埔寨最终撤军，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因下述事实而感到沮丧，这就是没有任何象联合国这样的独立的国际组织对这种撤军进行核查。对原来驻守在柬埔寨的外国军队数量还存在着争议，这些军队数量估计在5万至10万人左右。对这些分歧需要加以进行调节，同时对有关仍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军队在这一地区存在的报告——士兵化装成为平民或者定居者——应有一个信誉良好的国际机构对此进行调查。

第二，我们主张采取内部的解决办法，这将包括所有柬埔寨各方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实现民族和解。这种方法必须是一种内部的解决，因为这种办法将能够使柬埔寨人民通过进行自由、公正和民主的选举行使自决权。我国政

府坚信，柬埔寨人民是唯一拥有决定由谁来管理这个国家的道义和政治权利。我们可以通过举行有国际监督的选举来更好的确保这一点的实现。如果试图把柬埔寨的任何一方从选举中排除出去，那么柬埔寨的冲突就将继续下去。

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决不宽恕遭到普遍谴责的不久前的政策和行径的那种作法。目前的冲突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外国军队在柬埔寨土地上的存在。因此消除造成对柬埔寨进行干预的种种后果的责任就落在所有有关各方的肩上。载于决议草案A/44/L.23之中的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是必要的一步，它将使柬埔寨人民能够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我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决心支持有关柬埔寨问题的这项决议草案。我们坚信，这项决议草案的通过以及所有有关各方立即执行这项决议草案，将会提供结束柬埔寨悲剧的最好方法。我们因此促请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支持这项决议草案。

恩弗尔特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在大会一年以前审议柬埔寨的局势的时候，解决柬埔寨冲突的进程正在缓慢的形成。当时出现了可能实现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以结束这种已有20年历史的持续敌对现象的希望，其中包括从1975至1978年4年期间波尔布特政权所进行的极其凶残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战争和外国的干预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并对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几乎在20年的时间里，柬埔寨一直被剥夺了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权利。由于造成冲突的根深蒂固和极其复杂的原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信任，和平的进程注定是相当困难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对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应给予高度评价。

瑞典政府想对印度尼西亚表示感谢，它在发起诸如两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以及对一系列外交接触所作的安排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些努力为应法国值得赞许的倡议而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铺平了道路。我们想表示支持两位联合主席为以任何适宜的方式恢复巴黎会议以保持和平进程势头而进行的持续努力。

自巴黎会议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越南已经宣布它已从柬埔寨撤离了所有的军队。我们对此表示欢迎。通过国际核查来对越南撤军加以确认的这种作法将会恢复和平进程的势头，这种作法是可取的。

瑞典政府赞赏秘书长在进行斡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他报告中对柬埔寨的局势所作的客观均衡的评价。我们赞同他对于有关报告所提及的最近几个星期内在柬埔寨的战争行为有所升级所表示的关注。在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有关方面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来对政治谈判施加影响的危险，这种情况是极其让人感到忧虑的。我们充分赞同秘书长的这一信念，即不可能实现军事解决，和平和民族和解只有通过尽早恢复谈判进程才能够实现。

大会在这一和平进程中仍要发挥重大作用。极其重要的是，必须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确立联合国的道义权力以便促进这场方兴未艾的和平进程。

在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上我国政府高兴地作为这项关于柬埔寨局势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从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我国政府一贯支持每年有关这项题目的决议。

一项照顾周全和建设性的决议可以对谈判进程产生积极影响。今年的决议草案没有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们对此感到遗憾。该决议草案没有充分承认过去一年中的事态发展。

这个机会也可以被用来为联合国的参与开辟道路。我们认为，联合国可以在执行和平进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只有联合国才具有必需的经验 and 能力通过一个监督机制完成这一毫无疑问的需要在柬埔寨完成的全面任务，这一监督机制可以包括核查外国军队的撤军、监督停火以及监察停止外国武器的运送。而且，可以考虑使联合国参与准备和举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

和平进程的主要目标之一必须是确保那些应该为红色高棉政权1975年到1978年期间所采取的残暴行为负责的人不得重新执政。瑞典永远也不会承认红色高棉在柬埔寨未来中的作用。认识到令人可怕的历史事实以及红色高棉的领

导集团仍然没有放弃的他们的愿望是瑞典政府决定在就今年的决议草案进行的表决中投弃权票的主要原因。瑞典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公众表示强烈憎恶红色高棉有可能重新执政的前景。这是一个健康的反映，我国政府不能也将不会忽视这一反映。

对于柬埔寨普遍存在的复杂局势，瑞典政府欢迎可以使解决更快一点的任何倡议或步骤。泰国总理的倡议以及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的参加非正式会议的邀请在此方面十分突出。必须继续进行和平进程，必须允许柬埔寨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权。

我想指出瑞典的立场仍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政府都不能够被认为是柬埔寨人民的合法代表。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的这一立场的结论是任何集团也没有资格在联合国中代表柬埔寨国。

在和平与正常条件在柬埔寨得到恢复以前，柬埔寨难民仍需要国际援助。瑞典将继续支助柬埔寨人道主义的援助方案，包括柬埔寨国内的援助方案。我们将注意秘书长呼吁各成员国确保向难民和被迫流离者提供基本的必需品，确保新的方案得到充分的资金。瑞典也将积极地看待另外一些呼吁，这些呼吁要求一旦恢复和平，支助联合国的柬埔寨援助方案。

秘书长有关柬埔寨局势的报告包括令人鼓舞的，有关积极事态发展的报告，这些事态发展是关于增加难民方案以及使边界人口享有更大的安全、使人们更有机会接触他们的安排。为了使联合国能够完成向边境的高棉人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服务的任务，很显然仍然需要有关各方之间的更好合作。我们欢迎为我们希望到来的遣返行动所做的准备工作。

只有通过所有各方的合作努力才能够解决柬埔寨冲突。巴黎会议为和平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它突出了这一冲突也是国际社会的责任这一事实。我们希望各方之间的直接接触将本着实现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必须的让步精神继续开展。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目前正在增加新内容的国际局势的一个主要方面是朝着解决世界的冲突所取得的进展。这一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要求奋发努力，以便消除过去不幸的遗留问题——进行对抗和冲突的各方之间的怀疑与不信任。但是，这一进程的势头越来越大，它反映了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当今世界是完整一体相互依赖的，也日益认识到各方希望通过对话，通过作为合作者在单方面、双边或多边采取行动解决它们的问题。

正如去年的事态发展所证实的那样，这一积极的进程也影响到柬埔寨问题，在确定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有关柬埔寨问题的辩论是在一个与大会以往各届会议上进行辩论时出现的气氛大为不同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样说毫不夸张。

我们应该在这里首先提及越南军队今年9月撤出柬埔寨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这是越南所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毫无疑问他是对解决东南亚冲突做出的巨大的实际贡献。越南军队从柬埔寨彻底撤出开创了柬埔寨国内和周围的不断发展的局势的新阶段，并为民主和解与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扫清了道路。我们深信这一事态发展将显著地推动高棉各派之间、区域和国际范围内解决问题的会谈。

在东南亚出现的新局势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是由于渴望停滞该区域的冲突的各国与各种力量所作的努力。为解决柬埔寨问题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包括在雅加达召开的有关各方的两次非正式会议以及在柬埔寨国家总理洪森与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之间进行的几轮会谈。我们想向印度支那各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成员国表示敬意，它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善意将有助于开始各方在区域范围的接触。

不结盟运动在推动柬埔寨问题解决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正如他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九届不结盟首脑会议所重申的那样，不结盟运动始终要求加强努力和继续采取有力的行动以寻求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

对目前缓和柬埔寨紧张局势所作出的努力中关键的是今年夏天在巴黎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来自16个国家的外交部长以及联合国秘书长，还有柬埔寨的各方参加了会议。

巴黎会议为通过妥协而寻求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打开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高棉内部对话以及区域一级进行讨论之外还在全球一级寻找解决办法。尽管会上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是却加强了共同工作的基础、以及公平地解决这个长期冲突的基础。它证明国际社会有必要继续努力，用政治手段解决柬埔寨问题。

我们认为，巴黎会议的实质性和实际意义也反映在它制订了大量的以文件草案的形式出现的背景材料，会议的各委员会讨论了这些材料，这些材料无疑有助于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从而最终实现全面解决。

我们认为，正是这些政治和道义上的因素最近推动了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所出现的真正的变革，这些因素为继续寻求形式上和实质上的解决办法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认为应该确保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谈判的连续性和活力。在这个方面，我们愿指出，苏联欢迎泰国总理所提出的寻求解决的各方应不久再召开一次会议的建议。

我们还注意到最近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的各位主席在纽约举行的会议，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象会议的最后文件所要求的那样，继续同巴黎会议与会者进行协商，以讨论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召开会议。

在承认越南部队撤出柬埔寨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完成了解决印度支那冲突的一个主要条件的同时，我要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防止波尔布特种族灭绝政权在柬埔寨重新掌权的任务已成为柬埔寨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完成这个任务的方式必须是防止那些因为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罪行而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的人重新掌权的任何可能性。

在目前的阶段，有关柬埔寨解决办法上已达成这样一种理解，即需要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解决办法必须包括柬埔寨问题的外部和内部方面。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并同国际社会的许多成员一样认为，除了越南撤军外，解决办法也应该包括诸如这样的因素。停止外来干涉以及停止对柬埔寨所有各方的外国军事援助，防止内战，对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中立提供国际保证，柬埔寨人民通过普选实现自决，有效和公正的国际监督以确保遵守解决办法的协议，遣返难民，为柬埔寨的经济再建设提供国际援助。毫无疑问，这些行动将改善东南亚的局势，对整个国际形势有积极的影响。

同时，有关各方对接下来如何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仍持有不同的立场。我们认为，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使得柬埔寨的两方之间以及所有有关各方有必要继续加紧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努力。解决问题的国内方面要靠柬埔寨各方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吁请柬埔寨各方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确保实现民族和解，互相容忍，采取现实主义和建设性的步骤。

根据最近的报告，柬埔寨的某些地区军事冲突有增无减。反对派的某些成员很明显还没有放弃用武力手段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企图。但是这些企图是危险的，只会导致无谓的牺牲和贫民百姓的苦难。这无助于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在世界各地，人们日益认识到，暴力不能用来作为解决国际或国内问题的手段。在柬埔寨问题上也完全如此。柬埔寨各方在军事上采取克制以及在完成谈判过程和实现全面解决办法之前立即停火，这是极为重要的。停止对柬埔寨冲突各方提供军备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当现在外国部队正在撤出柬埔寨，以抵御“外来干涉”为名而向反对派提供武器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继续向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就等于鼓励波尔布特的追随者重新掌权。

柬埔寨人民完全应该期望联合国做出建设性的决定，以建立一种有利于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努力和正在高棉内部和国际上进行的谈判进程的环境。

十分遗憾的是，尽管向本届会议提交的关于柬埔寨的决议草案包含某些新的内容，然而仍继续保留份量很重的很久以前的过时的态度。在政治和心理内容方面，决议草案显然落后于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和巴黎会议上的精神和取得的谅解程度。

极为令人遗憾的是，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拒绝承认越南从柬埔寨的撤军，因为据称撤军没有在适当的国际监督下进行——尽管越南和柬埔寨双方已指出它们不断建议派遣国际视察员到那里去。人们经过思考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决议草案的提案国通过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实际上是想让越南把部队再派回柬埔寨，只是为了再次——但这次是在全面解决的基础上——撤回这些部队。这种扭曲的逻辑忽视了政治现实，不会取得任何进展，而使联合国更难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发挥其缔造和平的作用。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不得不反对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我们认为并相信，大会的任务是奉行一项推动最近出现的积极事态发展的政策。正如秘书长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万万不可失去实现柬埔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的势头。

苏联高层一再表明，苏联愿与其他有关国家合作，促进解决柬埔寨问题并缓和东南亚的冲突。这种做法出自于我们通过政治手段和谈判、以及——更广泛地讲——根据我们新的政治思维的概念解决区域冲突的政策。

霍恩费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在这场辩论中，我们似乎处于一种明显的进退两难之地：鉴于柬埔寨周围此时的不测局势，我们是否应当小心谨慎，顾及所有根本方面并避免触犯任何人？或者，鉴于危及导致柬埔寨人民更大痛苦的敌对行动的加剧，我们是否应当表达我们的看法？

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奥地利在该区域内除人道主义的关注之外没有任

何历史和其他的利益，我们一贯坚持赞成公正和持久地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原则立场。奥地利同意担任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的主席，而三位奥地利外长已担任此职，这一事实就是我们立场的一种表现。

奥地利还一贯努力争取与冲突各方进行接触，尽力找到共同点。这种对各方的开放态度显然需要一种了解各种立场的特点，考虑各方的合法关注以及注意到它们进行活动的限制的意愿。我下面的一些看法就是以这种考虑为指导的。

就在我们讨论该议程项目时，我们的面前还是有希望的迹象的。秘书长在他的这份摆在我们面前的报告中指出：

“自今年初以来，关于柬埔寨的对话和谈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今年上半年提出的各项区域倡议和采取的无数外交行动的最终结果是——召开了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A/44/670，第27段）

奥地利虽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一些与会者表示愿意看到我们出席巴黎会议，但却未受到邀请，因而认为这次会议既非失败也非成功。在会议初期，我们为一条消息感到鼓舞，即各方一致认为会议的目标是：

“缔结一项规定在国际监督下撤出外国部队、恢复柬埔寨独立、保证其主权、领土完整和中立地位的综合协定，以促进该国的和平与民族和解、保证柬埔寨人民通过受到国际监督的选举而享受自决、安排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自愿返回其国家并为柬埔寨的经济重建工作奠定基础。”

这似乎表明了与会者不重复其他场合所试过的部分解决办法的决心。然而，在会议审议工作期间，各种态度变得僵硬起来，各种立场无法沟通。

但是，巴黎会议是争取公正和持久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不再主要是程序上的突破，而且是实质问题方面的突破。

另一个希望的迹象就是越南提供的关于它在今年9月21日至26日期间从柬埔寨撤出其一切部队的情况。奥地利欢迎这一决定——尽管我们本来愿意看到该

决定在各方接受的有效国际控制机构的核查下、并在全面政治解决的基础上进行。然而，越南的决定是正确方向上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认为它扩大了这种解决方案的机会。

我刚才曾经提到在我们审议这一议程项目之际，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希望的迹象。但不幸的是，我们也有理由感到沮丧。根据各方面报道，柬埔寨的敌对行动最近又有所加剧。人们担心随着旱季的开始战斗可能进一步升级。

奥地利赞同秘书长在上述的报告中所阐述的观点，认为以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应当竭尽全力使柬埔寨人民免遭更多的流血和痛苦。我们也赞同它的看法，认为唯一富有建设性的行动方向就是早日恢复谈判进程。我们知道目前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确保早日恢复巴黎进程，如果我可称其为巴黎进程的话。但是，要使谈判能够得以恢复，创造一个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机会，至关重要的是所有有关方面都应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以实现这一目的。

奥地利赞同秘书长的估价：

“最重要的未决问题是民族和解，为此，首先应为举行国际监督下的自由、公正选举之前的过渡时期，确定一种可行的行政安排。同时应当全力注意停火的方式，尤其是各方武装力量的处置；注意采取措施确保不恢复到1975至1978年期间实行的受到普遍谴责的政策和做法；注意为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中所有内容而设的有效国际监督机构制订其任务和工作方法。”（A/44/670，第31段）

关于有效的国际监督机构，我们坚信这一机构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之下建立，并由秘书长领导。舍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很难想象有任何其他机构掌握必要的专门知识、组织机构、辅助设施、财政援助以及必要的权威和信誉。当然我们也意识到那些迄今为止妨碍联合国发挥这一作用而达成协议的各种关注。同时我们认为这些关注可以也应该在一项全面解决的框架内予以考虑。

奥地利以及最近就任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主席阿洛伊斯·莫克先生愿意推动早日实现一项全面、公正和持久的政治解决。

库恩科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今年对柬埔寨问题的辩论是在全球政治领域中发生种种变化的时刻举行的，这些变化规模之大，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事态发展速度极快，使得一个政治学者最近将其形容为“历史进程惊人的加速”。

确实，理论家及其乏味的理论已经不合时宜。怀疑与不信任的幕布已经最终打开，把人民隔离开来的墙壁也已经土崩瓦解。战争带来的致命产物正在被摧毁，对抗的冷风也失去势头，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对话的清风荡漾。

但遗憾的是这一温暖的气流并没有吹到柬埔寨，而大会又必须再一次就这个曾经一度是和平的国家的悲惨命运进行辩论。柬埔寨人民遭受苦难时间实在太长了。他们应该享有的未来是在他们的国土上再也不要连续不断的战乱，再也不要再在难民营中过那种绝望的生活。他们希望也应该过上自由的生活、和平的生活。

并非国际社会特别是那些在过去全力支持联合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各项决议的国家没有为在柬埔寨实现和平作出足够的努力。在雅加达召开的两次非正式会议，即人们所说的第一和第二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以及后来召开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都证明我们为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全面和持久的解决作出了努力。然而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为什么今年以及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没有能够以政治方式解决柬埔寨问题？

在我们看来，其原因就在于一些柬埔寨冲突的直接有关方面所采取的顽固立场，它们得到一些该地区以外的大国某些方面的支持，得到这些大国一些决定立场的人们以及一些新闻部门的支持，顽固拒绝接受只有柬埔寨各方真正和解才是在柬埔寨实现和平的真正持久的基础这一主张。这一主张为我国代表团所坚信不移，也得到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以及那些不抱偏见、充分意识到柬埔寨局势的现实的国家的赞同。

因此，我国代表团的一贯立场是，在柬埔寨实现真正和解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在越南军队完全彻底的撤军得到国际核查之后，建立一个所有四方都有代表参加的临时政府，这一临时政府应筹备并执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使柬埔寨人民能够决定由谁以及由何种形式来组成他们的政府。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是众所公认的爱国主义者和高棉人民的领导人，他自己曾建议把红色高棉中的温和分子包括在临时四方政府之中，直到柬埔寨人民能够在有国际监督的自由、公正和民主的选举中表达他们的意愿为止。他的建议表明高棉人民必须自己决定红色高棉的命运。仅靠意愿并不能使红色高棉消失。红色高棉必须成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因为他们也是柬埔寨人，他们作为一方或政治集团，其命运必须由柬埔寨人民自己来决定。

我们想对那些说柬埔寨有一派——红色高棉——不应参加这一进程的人问这样一个问题：谁或者什么给他们自动将红色高棉排斥在外的权利？他们说该派在过去犯下了可怕的暴行，因此他绝不应该被允许重新掌权。我们想问这个问题：柬埔寨人民是否可以作出更好的判断呢？人民记住他们受到的虐待，他们将肯定会对该集团关闭权力之门。大会没有人可以宽容红色高棉过去的暴行；我们也不想为他们重新掌权开辟道路。柬埔寨人民将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不让他们进入权力的通道。由于同样原因，不能允许通过武力安置在金边的政府在柬埔寨人民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没有给予合法委托的情况下维持下去。

在此回忆一下红色高棉在巴黎会议上作出的五项承诺也许是很重要的。红色高棉同意，他们将在全面政治解决的框架下不坚持在临时联合政府中平等享有权利。此外，他们支持各直接有关方面达成停火协议后所有武装分子将在基地重新编组并解除武装的建议。他们支持联合国监督下的强大有效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他们支持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和民主的选举。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意尊重选举的结果。

直接或间接介入柬埔寨冲突的国家，包括中国，承诺尊重柬埔寨自由公正选举的结果，这在继续支持选举后未能获得权力者方面的含意也应得到尊重。

如果要从20年的战争、毁灭和苦难的废墟中建立一个主权、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新柬埔寨，它必须首先要开始以真正的民族和解为基础的进程。西哈努克亲王是领导这一进程的明显选择。所有柬埔寨人必须与过去决裂，开始在内部和平安定的柬埔寨建立生活。

在巴黎会议上，菲律宾外交部长劳尔·曼格拉普斯号召采取灵活态度，以达成各方，特别是柬埔寨各方都能接受的公正的和解。今天如当时一样，我们继续敦请采取同样的灵活态度。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政治变化非常剧烈，不能不注意到。潮流的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只能随波逐流。

在要求大会全面支持决议草案A/44/L.23的同时，我们大家将看到一个终于达成内部和平的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的真正的民族和解，以换来东南亚和平、稳定和合作的光明的新时期。

斯特雷泽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最近几年国际形势的积极变化增强了和平公正解决全世界一些区域冲突的希望。

柬埔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其他一些国家使局势正常化和消除世界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努力为解决直接有关国家的立场冲突和找到柬埔寨和平未来的政治途径创造了机会。

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因素是柬埔寨政府通过公平建设性的柬埔寨内部对话建立和平、独立、民主和不结盟的柬埔寨的政策。

1989年4月5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的联合宣言对东南亚局势的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这一文件，越南在规定的期限内从柬埔寨撤出了全部军队。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欢迎越南采取的这一建设性的重要步骤。

我们赞赏所有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其他成员国旨在找到和平公正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的努力。在雅加达举行的两次非正式会议有助于弥合有争议的问题，使和平进程更有机会成功。

今年8月份巴黎和平会议的召开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保加利亚认为，在会议的框架中开始的进程应该通过与会国进一步努力公正的和建设性的克服遗留的困难而继续下去。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冷静地分析迟迟找不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的原因。我们对人为制造障碍阻挠已经开始的对话的企图感到关注。公正、全面和持久的解决不能通过军事力量来实现。实现这一解决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政治谈判。

在雅加达就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内在联系达成的协商一致应当具体而切实地加以贯彻。在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出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防止波尔布特政权的种族灭绝政策和做法卷土重来，并停止一切外来干涉和对柬埔寨冲突各方的军事供应。

保加利亚完全支持要求停火的呼吁，这是朝着这一方向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我们欢迎苏联和美国在1989年9月23日两国外交部长会谈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愿意

“与其他国家一起宣布，暂时停止给柬埔寨所有派系的军事援助，作为全面解决办法的一部分。”（A/44/578，第7页）

其它倡议，例如泰国总理1989年9月23日关于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以鼓励谈判进程并停止在柬埔寨的敌对行动的建议，同样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到目前为止取得的进展为大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可以在本届会议上弥补以往在针对该地区事态作出反应时出现的拖延，这种拖延突出反映在其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中。遗憾的是，本届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仍然没有反映这一机会。为此，保加利亚代表团不能对该草案表示支持。

然而，我们希望继续努力寻求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公正政治解决。

帕夫拉克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 在国际气氛普遍改善、一些区域冲突的调解取得进展的背景下,过去一年来柬埔寨国内和附近地区的局势的演化使人们既抱有希望,又感到失望。

令人振奋的事态发展是1989年2月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上的各项决定,按照这些决定,柬埔寨敌对各方和东南亚两个国家集团确认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式,同时,1989年4月5日,印度支那三国还就越南军队到1989年9月底全面撤出柬埔寨领土问题发表了《联合宣言》。在洪森总理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之间会谈的初步进展基础上,这些事态发展为在巴黎召开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铺平了道路。

令人失望的事态发展是,虽然这次会议顺利地制订了全面解决办法的各项要点,特别是制订了关于柬埔寨复兴和重建以及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遣返问题的行动计划,并弥合了在国际管制机构、停火和保障措施问题上的分歧,但由于在某些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会议未能就实现全面解决达成协议。

虽然有这些失望之处,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巴黎会议为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奠定了基础,这一进程应持续下去。秘书长也持有这种看法,在他关于柬埔寨局势的报告中,他表示确信

“唯一具有建设性的行动是早日恢复谈判进程。”(A/44/670,第30段)

在实现柬埔寨问题全面解决方面取得新的进展取决于能否严格遵守雅加达非正式会议的各项结论。既然越南军队已经完成了从柬埔寨的撤离,现在应当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在柬埔寨重新建立红色高棉政权,并停止对柬埔寨所有派系的军事供应。红色高棉牢牢控制柬埔寨的暗淡前景乃至其种种后果,并非只是一种推测。正如世界新闻报道所表明的,这里可以提到1989年11月12日《纽约时报》的报道,波尔布特的军队正在一场新的内战中采取进攻姿态。

虽然《胡志明市谅解》中所载设想——柬埔寨问题的内部方面应由柬埔寨各方自行解决,而国际方面应在国际社会的援助下加以解决——仍然有效,但一切从

外部强加的对内部问题的政治解决都应受到抵制。应当允许柬埔寨人民按照他们的愿望，通过自由和民主选举行使其权利，决定其本国今后的政治制度并选择其政府。

波兰支持在民族和解基础上实现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的一切努力。波兰特别感兴趣地注意到《宪法》中有利于民族和解的修改，以及柬埔寨国民大会1989年7月20日关于柬埔寨国永久中立问题的《宣言》。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欢迎1989年4月5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越南军队到1989年9月底全部撤离柬埔寨领土问题和建立国际监督和管制机构问题发表的《联合宣言》。撤军的完成为实现人们热切希望的恢复柬埔寨和平创造了条件。同时，实现整个东南亚地区局势的正常化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波兰一向赞成通过和平手段、缓和以及展国际合作来解决区域冲突。我们支持旨在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多边努力。在这一点上，要想避免重新出现敌对行动，设法实现柬埔寨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就应当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确信，有关各方的善意将能够使柬埔寨问题在尊重柬埔寨人民的主权利益的情况下得以和平解决。它还能有利于各邻国的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事业。

关于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其它国家提出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草案，我们注意到它承认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以及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为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对支持决议草案中所载的“任何公正、持久和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的主要组成部分”中的许多部分没有异议。不幸的是，我们认为该决议草案并未充分反映柬埔寨目前局势中的现实，也未能写入某些对在柬埔寨建立持久和平所必需的因素。

沃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柬埔寨的悲剧仍未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变得更为急切，它要求国际社会表现出充分和积极的关注。1975年4月，红色高棉涌入金边打开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世界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一章。它们使城市变空，处死了无数柬埔寨人。随着这一严酷事实越来越为人们所知，其残暴屠杀和破坏行径仍使整个世界感到震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有一个共同信念绝不允许红色高棉重新在柬埔寨实行其恐怖统治。

柬埔寨悲剧第二个篇章开始于1978年圣诞节，当时，越南军队跨过了边界，建立了一个主要由在“屠杀场”罪行开始并实施之后很长时间才叛逃到越南的红色高棉官员组成的政权，以取代波尔布特这位越南先前曾提供过大量帮助的共产主义同伙。在这一新的压迫时期，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死于饥饿、疾病和战争，或被迫作为难民逃脱侵略军。

6个星期前，河内宣布，其占领军最终回到了越南自己的边界内。我们希望这种说法将在允许柬埔寨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全面解决办法的范围内得到一支国际监督力量的核查。越南拒绝承认因其入侵而造成目前在缺乏全面解决办法的情况下继续存在敌对状态的责任。柬埔寨人民的悲剧绝不应再进入第三章：内战。

在1989年，我们看到了为使柬埔寨实现和平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东南亚国家联盟通过其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帮助制订了在8月份举行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的基础。在这次会议中许多国家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干练领导下作出了巨大努力，并就维持和平、国际保障、重建和遣返难民的问题取得了具体进展。美国积极参与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并一贯准备支持作出进一步的努力。然而，这次会议并不能消除越南和金边政权的顽固立场，这一立场阻碍了一项全面解决办法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建立一个临时联合政府，以便在过渡时期领导该国直到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我们支持普遍一致的看法，即只能在以西哈努克亲王为中心的情况下寻找一种有利于柬埔寨人民最佳利益的解决办法。

柬埔寨人民的自决需要在一个有效而可靠的国际监督机制下找到全面解决办法。只有这种国际监督才能核实外国军队的撤出，监督停止武器供应，解散各派武装力量并监督选举进程。只有在国际监督机制下的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寻找一种全面解决办法才能监督柬埔寨的人权情况，并确保实现越南十年残暴占领所未能实现的目标：结束红色高棉的威胁并根据高棉人民的明确愿望阻止其重返政权。作为这一全面措施的一部分，国际社会应该帮助在泰柬边界难民营中无家可归的柬埔寨人的自愿返回，帮助重建这一受战争破坏的国家。

我们认为，为在柬埔寨和该地区恢复和平与稳定，必须有一种全面解决办法，此办法也必须导致国际监督的自由和公正选举以及一支国际监督和维持和平力量来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的解决安排。只有联合国有能力，经验和权威来迎接这一挑战。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将能同意从战场走出坐到谈判桌前。美国要求从外交途径解决柬埔寨问题，而非一场内战。柬埔寨人民理应看到他们所遭受的流血悲剧的结束。此外，如果不结束战斗的话，对泰国——美国的一个长期朋友和条约盟友——及其整个那一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的威胁就不会结束。这种威胁是越南1978年入侵柬埔寨所造成的。过去数年中，东盟国家以其远见卓识，勇敢精神和有效能力对这一危险作出了反应。东盟国家为在那一地区通过建立真正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的进程而促进和平起了重要作用。

美国将继续支持东盟国家和其它国家为通过谈判全面解决柬埔寨悲剧所作的努力。自从这一冲突开始以来，东盟国家就处于寻求和平的前列。东盟国家使国际社会集中关注柬埔寨问题，它使我们的良心感到安慰，并使人确信世界并未忘记那里的苦痛。

美国坚决支持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该决议的目标既不是惩罚越南对柬埔寨所犯下了罪行，也非赞扬越南所宣布的撤军。该决议所寻求的是使柬埔寨人民获得在《联合国宪章》中阐明的权利：自决权。

该决议草案强调在柬埔寨实现和平的两个主要先决条件：即全面解决办法的必要性和反对红色高棉重新掌权的承诺，美国和国际社会也坚决反对其重新掌权。一项全面解决办法必须允许柬埔寨人民自己最终决定自己的未来道路。我们无法想象，柬埔寨人民在波尔布特统治下经受了空前的灾难之后还会让红色高棉重新控制该国的命运。我们确信，柬埔寨人民将在投票箱内决定性地拒绝他们。

柬埔寨已悲惨地遭受了多年苦难。其人民现在必须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国际社会必须继续竭尽全力促进一项全面解决办法，使柬埔寨成为一个内部和平并且与邻国和睦的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比纹颂干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和他的特别代表副秘书长拉夫丁·阿赫麦德先生作出了不懈努力以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持久政治解决办法。我们也感谢奥地利前外长和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前主席格拉茨先生所作的宝贵贡献。与此同时，我也欢迎奥地利外长和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新的主席莫克先生。我们期望着同他一道工作，并保证我们将进行最充分的合作。

我希望赞扬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特设委员会主席迪亚罗大使和特设委员会的各成员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根据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授权给他们的职责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地参加继续寻求柬埔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办法的努力。

在最近于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我国外交部长表示：

“我们在本次会议上寻求实现的是柬埔寨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一目标，或者接受部分的解决办法，那将导致柬埔寨出现旷日持久的冲突。这一后果不仅将延长数以百万计的柬埔寨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将深刻和不利地影响到我们绝大多数国家利用目前有利的国际环境于最近重新确定的新的安全、政治与经济的优先考虑问题。”

过去的一年中在柬埔寨问题上开展了许多活动。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做的下列评论：

“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对话与谈判进程已获得了没有先例的势头”（A/44/670，第27段）

为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础似乎已经奠定。

在全球一级，柬埔寨问题成为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进行认真讨论的问题。柬埔寨问题也在不结盟运动的议程中得到优先考虑。

东南亚的和平进程也得到加强。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于1989年2月举行。会议由印度尼西亚担任东道国，参加会议的有柬埔寨的四派，越南，老挝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成功地扩大了为实现柬埔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而进行的讨论的构架和范围。

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为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我国代表团也希望赞扬法国政府举办了巴黎会议，并衷心地感谢会议的共同主席法国外长迪马先生和印度尼西亚外长阿拉塔斯先生在为期一个月的会议期间所做的艰苦工作和艰巨的努力。

泰国代表团是抱着乐观的态度参加巴黎会议的。我们希望会议取得成功。自1978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是一个前线国家。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太长了。事实上，柬埔寨自己也经历了太长的战争。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数以十万计的柬埔寨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在泰国避难。那些留在泰国的人希望回到自己的家园，但在就柬埔寨问题达成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之前，他们不可能被遣返。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泰国想要终止这场冲突；我们要帮助将印度支那的战场变成市场。

巴黎会议顺利地开始。当时普遍存在着乐观的态度。会议帮助了与会者了解复杂的技术和政治问题。谈到了有关难民的问题。也就未来的国际监督机制的权限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磋商。大多数与会者同意，这一控制机制要想有效，那就应将其置于联合国的主持之下。会议派出了一个初步的联合国事实调查团，以便在现场收集技术资料。

在那之后出现了令人失望的情况。有关民族和解的会谈陷入了僵局。坚持要求事先将柬埔寨的一派排除在外，不让其参加选举之前存在的临时行政机构，这是出现僵局的主要原因之一。越南定居者的问题是另一原因，该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对于国际监督机制的性质和有谁主持的问题继续存在着分歧。由于这些问题，巴黎会议不得不暂停。柬埔寨的冲突仍在继续。

我国代表团希望重申坚定地支持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为确保建立一个独立和主权的柬埔寨——一个其领土完整得到普遍尊重的柬埔寨——所做出的努力。我们认为，西哈努克亲王提出的五点建议可以成为柬埔寨四方实现民族和解的最好基础。具体地说，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四方临时行政机构，这一机构将有助于柬埔寨人民通过自由、公正和民主的选举过程实现自决。这些选举将需要柬埔寨所有各派参加。事先排除任何一派是不可能实现真正自决的。

越南宣布于今年9月从柬埔寨撤军。我们欢迎这一宣布，但却遗憾地注意到这一撤军没有进行有效与客观的核查。在没有联合国的监督、监测和核查情况下国际社会无法相信所有外国军队确实已离开了柬埔寨。值得注意的是，泰国议会的一些议员曾前往柬埔寨观察所宣布的撤军。他们是以私人名义去的。但是，到头来，他们却无法证实外国军队确实已经撤出。

西哈努克亲王本人也提出了疑问。他在今天上午写给大会的信中再次提出了这些疑问。他表示，武装的越南人伪装起来，在宣布的撤军日期之后依然留在柬埔寨。因此，联合国有必要进行核查，以便能够彻底消除这些疑问。

我国代表团同国际社会一样，对过去的遭到普遍谴责的政策和作法表示关切。我们努力防止恢复这些政策和做法，防止在柬埔寨出现任何践踏人权的行径，不论践踏者是谁。我们认为，一个在联合国主持下的有效的国际监督机制能够确保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将如此重要。在柬埔寨的国际监督机构必须在联合国主持下才会有效。联合国在柬埔寨的存在应有军事和文职方面的人员。其主要任务应是在达到全面政治解决之后，对充分实施这种解决方案进行监督、监测和核查。它对选举的监督作用将是关键性的。确实，我国外长在最近对大会的发言中谈到了联合国参与的必要性。他说：

“我国代表团认为，对于联合国来说，至关重要的和最为实际的作法就是直接参与实施任何有关柬埔寨的和平计划。联合国在体制机构方面的专长以及它长期积累的经验都是尽人皆知的，它在维持和平以及在为举行自由、公正和民主选举方面进行准备工作和监督方面尤其是这样。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遣返50万柬埔寨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的人。联合国在柬埔寨重新建设和恢复工作中的中心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A/44/PV.13，第33页）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在柬埔寨问题上偏向于一方。我想争辩的是，那是不真实的。大会仅仅反映了其大多数成员的观点。大会的成员是代表各主权国家的代表团。在柬埔寨问题上，大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投票坚持基本的原则。这就是《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原则。去年，122个代表团再次这样表决。大会对绝大多数会员国这种坚定意见的反映，绝不损害其公正性，即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的公正性。因此，在柬埔寨问题上谈论联合国或大会公正或不公正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指出代表各主权国家的各个代表团怎样一年又一年地在柬埔寨问题上表明它们的观点，是有意义的，而且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有一些人提到的我国总理春哈旺将军及其有关柬埔寨的建议。一些人对他的思想进行了解释。我想借此机会尽可能清楚地说明他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是这样的：首先，我国总理亲自作出努力，与柬埔寨有关各方维持非正式的对话，以避免大规模的战争状态。第二，他一直致力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基本目标，即在国际核查下，越南军队的全部撤离，以及在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四方

联合政府。第三，为了打破巴黎会议休会之后的僵局，我国总理提出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的想法。他认为，谈判有助于保持和平进程的势头。第四，这样的一次非正式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将着手解决建立国际监督机构的问题，这一机构是争取全面政治解决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总理的想法，国际监督机构的职能有以下几点：对没有越南军队留在柬埔寨进行核查；监督停火；对停止外来武器供应进行监测；进行全国人口普查，以确定够条件的选举人；监督自由和公正的大选，使柬埔寨人民得以在不事先排除任何柬埔寨派别的情况下行使其自决权利。

以上所述应当被看作对泰国政府和总理的柬埔寨问题想法的正式和明确的解释。

泰国再一次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其他成员以及其他共79个提案国一起提出了有关题为“柬埔寨局势”的议程项目的新的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 A/44/L.23 讨论了各提案国认为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必需的几个因素。这项决议草案是非对抗性的。它的语言是合理的。它考虑到了最近的事态发展。因此，今年对这项决议草案的坚定的国际支持将推动直接有关的国家加以注意并消除全面政治解决的最后障碍。这样，大会对这项决议草案的支持将对恢复柬埔寨和平的进程作出最为宝贵的贡献。

诺尔先生（阿富汗）（以英语发言）：我们感到十分满意的是，最近我们不断看到许多走向政治解决柬埔寨局势的积极和建设性的事态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对两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洪森主席和西哈努克亲王之间的会谈以及最终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感到高兴。这些事件一方面为各方之间建设性的对话开辟了道路，从而缩小了它们的分歧，另一方面为基于柬埔寨社会现实的民主和解打下了基础。在这方面，我们也欢迎并支持柬埔寨国所采取的走向为柬埔寨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宁的政治解决的积极的建设性立场。

考虑到这些积极的事态发展以及越南军队已全部撤离柬埔寨，这个国家的局势

已经到达了一个敏感的阶段。因此，目前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冲突的各方应当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并在等待已久的、全面的政治解决方面采取具体的步骤。

在这方面，首先需要所有有关各方共同谋求协商一致解决，最终目标是全面地政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起草这样一项决议的基础可以是不结盟运动第九次首脑会议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以及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和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的精神。

如果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草案能够严格地考虑到已经实施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且完全拒绝深受痛恨的、种族灭绝的波尔布特政权重新掌权，那就更为妥当、现实和具有建设性。我们还认为，决议草案应该呼吁立即停止对于柬埔寨内部事务的一切干涉和干预、敌对各方之间停火以及对于这些关键要点的执行情况进行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和核查。

只要我们拒绝种族灭绝的波尔布特政权重返，那么在越南军队完全撤出柬埔寨的条件下，各方之间就不再有很大分歧。

我们认为，在柬埔寨问题的这个关键时刻，联合国可以通过现实、平衡、公平以及最终更为可行的决议，在全面政治解决该国问题中发挥更为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同时，铭记在我们这一地区其他类似局势中的经验，我们坚信，有关各方之间立即停火可以为更全面地进行柬埔寨内部对话铺平道路。在这方面，我们赞扬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1989年9月23日联合声明所表示的苏联和美国的意愿。

“作为全面解决的一部分，宣布同其他国家一起暂停对柬埔寨所有各派的军事援助。”（A/44/578，第7页）

阿富汗共和国代表团重申坚决支持不结盟运动第九次首脑会议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立场，认为越南军队完全撤出柬埔寨是朝着政治解决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我们真切地希望，在就这样一个敏感问题编写一份决议草案的时候，有关各方能够以编写一份协商一致案文所需要的合作、和解和妥协精神共同工作，因而为全面政治解决作准备。此外，我们呼吁这场冲突中的所有有关各方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柬埔寨内战的任何行动，结束给予各方的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并最终严格遵守

不干涉和不干预柬埔寨内部事务的原则。

最后，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全面政治解决这类性质的任何问题中首先都最强烈地需要有坚定的政治意志和决心。

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以英语发言）：从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以来的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朝着开辟政治解决柬埔寨局势的前景这个方向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尽管当前出现僵局，但已经开始的这个进程自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同时，他们也增强了期望：外国军事干预所造成的柬埔寨局势终于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到纠正，因而消除东南亚地区严重的不稳定和不信任的根源。

第二次雅加达会议以及今年在巴黎举行的所有直接感兴趣的各方和某些主要国际机构参加的柬埔寨问题会议无疑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步骤。特别是巴黎会议，虽然他未能达成协议，但却有助于直接感兴趣各方澄清立场并且明确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性因素。南斯拉夫还注意到，越南决定在今年9月26日之前从柬埔寨撤出军队。

从爆发危机以来，南斯拉夫同国际社会中最广泛的多数一直提倡通过对话和谈判政治解决，这符合柬埔寨人民各阶层最广泛的利益，使这个国家能够自由、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令人鼓舞的是，直接有关的各方以及支持他们的各实体看来都显然认识到这个必要性。但是，令人严重关注的是，他们之间关于实现这一问题持久和公正解决的基础以及方法和手段仍然存在着重大分歧。

我们仍然认为，在国际上最能够接受的解决这一问题——即恢复柬埔寨的领土完整、主权、充分独立和不结盟地位——的基础是西哈努克亲王的五点计划，其中除其它规定外由联合国发挥适当的积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想阐明我们的立场：一项持久解决办法的根本性先决条件是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领土，并进行国际核查。我们在这样说的时代所想到的当然是联合国以及为该国人民不受压力的情况下决定其内部的发展和外交政策方向创造必要条件。我们这样说的出发点是过去明显、悲惨的经历；他表明，以前试图从外部向柬埔寨强加内部解决办法的企图没

有给柬埔寨和高棉人民带来任何好处。不仅高棉人民，而且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都尖锐而断然地反对这些企图。

我们深信——为消灭其它危机温床而做的努力已经证明了我们的信念，联合国是持久而全面地解决问题的独特的机制和框架。当然，这意味着所有直接有关各方需要同意同联合国和秘书长合作来克服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中所阐述的立场。

“建立坚实的谈判基础需要真正的妥协精神和愿意彼此让步。只有这样才能奠定基础，为在柬埔寨建立持久和平和结束20年的战争、破坏和极度的痛苦，缔结必要的全面协定”。(A/44/670, 第31段)

同时，除非所有柬埔寨主要政治团体和部队公平和建设性地参加，除非它们坚持遵守所承担的义务，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这一问题的全面和持久的解决。毫无疑问，应当竭尽全力防止该国最近的过去发生的悲剧经历重新出现。否则的话，在世界该重要的地区将存在着延长冲突和外国干涉以及持续不稳定和紧张的严重危险。

就南斯拉夫而言，我国将继续积极支持能够在尊重柬埔寨人民在独立和没有外国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的真正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上导致政治解决的努力。根据这些方针，我们赞成为了消除恢复巴黎会议的工作和成果所遇到的现有障碍而与感兴趣的各方早日开始磋商，我们认为这是就全面解决方法达成协议的最适当的途径。南斯拉夫以不结盟国家运动主席的身份将继续通过参加筹备进程朝着这个方向作出贡献。

我借此机会再次指出柬埔寨局势继续下去所产生的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想到的是三十多万柬埔寨难民因战争局面而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为了收容他们而作出的努力值得人民最广泛的承认。我们特别应当提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独立的人道主义组织尽管冒着众所周知的困难所提供的物质援助的重要性，以便减轻柬埔寨难民的痛苦。

最后，我谨重申南斯拉夫的原则立场，以重建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不结盟地位及民主体制为基础的，在高棉人民最知名的领导人和不结盟国家运动创始者之一、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问题的全面解决是东南亚更广大地区的持久稳定和实现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先决条件。从这一立场出发，南斯拉夫代表团象对以往的决议一样，将投票赞成通过今年提交给大会的决议草案。

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俄语发言）：去年，在谋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时我们目睹了一些积极的趋势，其中包括两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和在巴黎召开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柬埔寨国的同意下，越南在9月份完成了从柬埔寨的全部撤军。这一重大军事和政治行动进一步证明越南尊重柬埔寨的主权及其所宣布的持续中立的政策。越南军队的撤出使该国内外的局势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为实现全国和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采取了这一步骤，全面政治解决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奠定。

在这些事件之后，正在为推动解决进程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今年9月23日，泰国总理提出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的建议，以便进一步发展谈判进程和结束柬埔寨的敌对。

目前，作为全面解决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和美国国务卿贝克先生在今年9月23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所提倡的那样，所有国家暂停向柬埔寨冲突中的所有各方提供外国军事供应看来是可取的。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起草能够使各方接受的决议是相当合乎逻辑的。不以任何方式干涉柬埔寨的内政、彼此克制和努力在柬埔寨各方之间达成相互谅解，首先是在停火方面这样做，这些将有助于实现全面解决和防止内战的目的。我们相信，鉴于越南军队完全撤出之后所产生的新局面，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能够为建立柬埔寨的和平发出权威性的呼吁。

自然，在这样一项大会决议中应当呼吁停止柬埔寨的敌对行动并提倡采取步骤

防止波尔布特政权种族灭绝政策的恢复。 它也应当呼吁建立控制和核查制度。

不幸，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提出的决议草案（A/44/L.23）一字不提为防止波尔布特政权恢复掌权而采取具体步骤的必要性。 决议草案是单方面起草的，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与越南或老挝建立对话和进行谈判。 它清楚地暴露了强加某一方观点的企图，并且拒绝采纳能够导致停火的建设性方法的设想。 大会努力的目标如果是加强和发展柬埔寨问题的积极方面，以使其能够迅速以政治手段解决的话将会更加有效。

只有当所有方面都抱有诚意并且作出努力时，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和整个东南亚的和平与稳定才能实现。 联合国，实际上是所有国家的责任是为了谈判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可圆满成功创造有利的政治气氛，以便解决柬埔寨内外的局势。

出于我提到的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将无法支持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

奥维多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大会面前再次放着关于柬埔寨局势的决议草案，正如前几年一样，我国是该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

哥伦比亚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它一贯遵守1945年被写入《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这就是关于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尤其是不干涉和不干预别国内部事务、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我国代表团欢迎过去一年来柬埔寨局势的发展，尤其欢迎外国军队撤走，虽然我们对缺少保证这些军队全部撤走的联合国监察和监督感到遗憾。 同样，尽管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没有取得全面政治解决办法，但会议召开这一事实标志着该地区国际气候的改善。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坚持寻求广泛的过渡性政治解决办法，根据这一解决办法，即不存在胜利者，也不存在被征服者，因为必须牢记和平需有那些发动战争的人来建立。 这一种协议将使柬埔寨人民能够通过自由、公平和民主的选举来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权。此外，由于选举的结果应当是无可非议的，我们认为选举应当在国际监督下进行。

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当对创造信任气氛作出贡献，并进行必要的核查与监督，以证明外国军队从柬埔寨全部撤走。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必须做到的一点。

我国代表团热烈欢迎并支持秘书长为保持各方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所作的努力，并赞扬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特设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继续对难民不断逃往邻国这一严重问题表示特别关注。在这一方面，我们要赞扬泰国政府所作的无私努力，泰国政府在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协助下，正向流离失所的柬埔寨人提供援助。

我国代表团期待着柬埔寨恢复和平、自由，当然还有民主，这样它就可以加入东南亚国家令人钦佩和堪称楷模的发展行列，东南亚应当成为推动世界协调发展的地区之一。

福富洛先生（莱索托）（以英语发言）：实现柬埔寨问题的迅速、和平和全面解决这一普遍愿望也是莱索托代表团的愿望。十几年来，柬埔寨人民先是在灭绝种族的独裁政权统治下，后又外国军事占领下饱受了极端的痛苦。自从十一年以前联合国大会开始进行寻求柬埔寨问题持久、和平政治解决的工作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参加大会的辩论，并支持具有下列目的的所有有关决议：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走，以及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恢复和平、稳定以及对人权和国际法的尊重。我们仍然致力于柬埔寨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事业。

但是，莱索托政府象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对实现柬埔寨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景发展缓慢表示失望。虽然世界看到在解决全球以及区域范围内的冲突方面正出现从紧张与对抗走向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发展，但柬埔寨局势却未能加入这一发展趋势。

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秘书长关于柬埔寨局势的报告，并赞赏为使该国局势恢复正常而作的努力。尽管有关各方在取得明确解决办法方面的迟缓行动令人遗憾，但我们深信局势正稳步好转，如果内部和外部各方以及国际社会能够各自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和平就仍然有一线希望。

莱索托王国将继续支持旨在实现柬埔寨问题持久和平解决的区域和国际主动行动，尤其支持分别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以及后来柬埔寨各方举行的会议。

我们同样欢迎不结盟国家所作的努力，其中包括它们关于建立一个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将有十三个国家组成，其任务是协调不结盟国家为实现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所作的共同努力。

莱索托特别欢迎终于促成今年8月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的对话和谈判进程，巴黎和平会议使直接卷入柬埔寨问题的各方和其他有关国家，包括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进行了会晤，其目的是为了寻求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办法。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主动行动和努力都具有补充和相互加强的作用，并且是对全面解决的重要贡献。

莱索托政府坚信，虽然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没有取得全面解决办法，但它仍然为继续磋商和对话创造了重要动力，这些磋商和对话必须保持，直到最后取得共同接受的持久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只能呼吁有关各方不要忽视这一积极发展所带来的机会。

柬埔寨人民反对外国军事占领与统治的决心与献身精神已清楚地表明，用军事方式解决柬埔寨问题是徒劳的。我们大家从历史汲取到的一个教训就是，任何力量，无论如何残暴，都无法打破为争取自己不可剥夺的尊严和自决权利而斗争的人民的 精神与决心。

莱索托欢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决定今年9月将其军事部队撤出柬埔寨，这是为那一国家冲突持久解决创造有利条件的一个积极贡献。我们丝毫不怀疑，这项决定如能诚实、严肃、有效地执行，就能消除一大主要障碍，为柬埔寨恢复和平与稳定带来更大的希望。

我国代表团不能不感到遗憾，越南过去一直抵制国际社会所有要求越南军事部

队在联合国监督下撤出柬埔寨的要求。当时和现在都存在的明显问题是，在没有一套有效国际监督机制监督的情况下，如果越南声称已把它全部或部分军队撤出柬埔寨，就有一个核查的问题。因此，我国代表团呼吁有关各方拿出充分的勇气和政治意愿，就一套各方都能接受的核查机制尽早达成协议。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样，那将确实成为全面政治解决的一个重要因素。

莱索托认为，国际社会在道义上有责任，不仅结束柬埔寨战争和外国占领，并且帮助实现一个令人满意的国内解决办法，保证最近历史上种族灭绝的情况不在柬埔寨重演，保证柬埔寨从无法维持的外国占领的情况下充分恢复过来。

我们认为极端重要的是，在寻求柬埔寨冲突真正解决办法的这一微妙时刻，国际社会应集中力量，在一个有效国际监督机制下实现柬埔寨各方和解并立即停火，以便造成有利于通过对话实现全面政治解决的条件。在巴黎会议前的努力所产生的对话势头决不能错失。

我们认为，必须避免任何可能破坏柬埔寨各方辛勤地达成的进行对话的协定的行动。苏联和美国两国外长在今年9月23日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愿意

“与其他国家一起宣布，暂时停止给柬埔寨所有派系的军事援助，作为全面解决办法的一部分”（A/44/578，P.7）。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支持的可嘉行动，并值得我们大家效仿，因为，促进柬埔寨和平事业的最好方法是鼓励谈判，而不是提供派性支持或提供武器，那样做只能加剧已经非常危险的局势。

精心策划排斥柬埔寨国内各方的任何一方，不让它参加民族和解进程的做法也不会充分促进和平事业，民族和解进程的目的是实现全面政治解决。这种要求必然遭到抵制，因为它危害持久解决的机会，在外国煽动下提出这样的要求更是如此。

莱索托一贯赞同大会多数会员国的意见，就柬埔寨局势国内方面而言，柬埔寨各方都有资格参加和解与正常化进程，决定哪一个团体将发挥什么作用完全是柬埔寨人民的特权。柬埔寨的未来应该完全由柬埔寨人民通过民主程序自由决定。

最后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通过联合国各机构减轻陷入这场相互残杀的冲突中的平民的痛苦所作的可嘉努力。我们也感谢双边地或通过多边渠道提供援助，以保证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安全与福利，使秘书长能在柬埔寨有效地完成其使命的会员国。

威尔博格小姐（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柬埔寨已多年没有和平或选举产生的政府。外国武装部队入侵柬埔寨，扶植一个由越南挑选的政权，践踏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迄今已将近11年。越南作出早就应该作出的决定，在今年9月撤军——任何持久解决的必要前提——是受欢迎的。不幸的是，该政权和柬埔寨抵抗力量之间积下的仇恨和互不信任继续阻挠全面政治解决，外国军队撤军应当是这一解决的一部分内容。

在柬埔寨，一百多万人口在波尔波特政权的屠杀中丧生。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当时或自那时以来到底有多少人在不断的枪炮下或在绝望地试图逃跑中丧生。但在现在辩论的时候，我们确实知道，在泰柬边界上的后送营和逗留营中有三十多万柬埔寨人，受到联合国边界救济活动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协助，他们完全依靠国际社会所提供的救济援助。谁能知道还有多少人得不到国际帮助？

对这些人民，对所有柬埔寨人民来说，一个没有暴政、破坏和流离失所的未来的前景取决于几十年的问题得到全面的政治解决。虽然今天继续在使用武力，但任何派系都没能以这样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武力已经证明不是办法。

新西兰非常关心冲突在人道主义方面所造成的后果。我国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会员国和组织一起，为救济和安置方案作了大量的承诺。我们也同样关心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一贯寻求通过对话促进解决，通过缩小政治分歧鼓励妥协。为最密切有关各方就一项公正、持久解决办法进行谈判创造条件，是国际社会已经接受的一项任务。

新西兰对于和平道路上的障碍以及实现和平进程的可能的速度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以今年有关柬埔寨问题决议草案执行段落中所明确阐述的内容为基础。我们仍然重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民族和解进程中的作用。我们同时也强调，需要同时对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以及恢复柬埔寨的充分和持久的独立提供适当的国际保证措施——使柬埔寨成为一个既不受到威胁也不对别国构成威胁的国家。

新西兰不认为探讨如何切实执行该项决议草案中所规定的各项原则的方法应当受到限制。因此我们欢迎并且密切地注意到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的斡旋以及那些能够施加最大影响的国家的努力，在一个时期内所进行的个人、区域性接触和磋商的范围。

正如秘书长所注意到的，对话和谈判的进程今年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势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是由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各成员国和其他国家努力不够所造成的——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的两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以及今年8月召开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都没有朝着实现全面解决的目标取得进展，国际社会原本希望它能够看到这方面的微小的迹象。在巴黎，有关各方以新的意志处理了各种根本性的问题并对广泛的主张进行了讨论；但事实表明各方无法解决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关键性的分歧。这一失败的悲剧反映在柬埔寨今天的实际情况之中。在那里各个派系试图在旱季在陆地上取得他们在会议桌上所无法得到的胜利，但只要他们得到外国的支助，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胜。

然而，我们仍然对正在继续进行的对话感到一定的鼓舞。巴黎机制仍然有效，只要实际条件具备就可以重新召开这次会议。柬埔寨问题的一些主要参与国提出的进一步倡议正在悄悄地被探讨，这种探讨是建立在某些直接有关方面所提供的建设性的突破口的基础之上的。就新西兰而言，在支持它们在柬埔寨的立场方面，它一直与东盟邻国和其他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探讨主要有关各方的民族立场界限的时机出现的时候——不久前这种机会已经出现了——我们也继续敦促进行对话并作

出让步。

这个问题纷繁复杂、盘根错节，很难轻易把它们一一分开，但有一个我必须在这里提及的问题。在巴黎，这个问题的一个障碍物仍然是在国内政治解决的前提下的分享权力的问题。新西兰认为，在和平进程中的最终一步——进行公正、自由和民主的选举——要求所有的派系都参与过渡政府，这一过渡政府的任务就是要确定选举的纲领和条件。这就必须包括所能接受的红色高棉成员。只有这样做，这一派才肯定会接受选举进程及其结果。否认了这一点，就等于否认了柬埔寨的重建。我们敦促越南和洪森政权表现出灵活性。

然而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一项把柬埔寨人民重新交给波尔布特手中的解决办法将根本不成为什么解决办法。大量文件都证明了这个政权的种族灭绝的暴行。这个政权的野蛮行为使我们所有的人感到震惊。尽管其领导人已经作出保证，新西兰仍然不相信他们的目标和政策已经有了改变。因此在实现柬埔寨民族和解目标的进程中，国际社会本身有责任落实这样一个问题，即从根本上保证永远不再给波尔布特集团依靠武力重新实施其权威或违背柬埔寨人民意志的机会。联合国在监督和支持这些保障措施中的作用将是至关重要的。在所有各方同意并且参加巴黎会议的各方授予有效使命的情况下，成立国际监督机构的时机成熟时，新西兰随时准备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的在这个机构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我们所审议的这项决议草案提供了一个继续努力以实现柬埔寨和平的基础。它应当得到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支持。

麦尼克范先生（马尔代夫）（以英语发言）：柬埔寨问题是触及到《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的问题，并且我们在大会反复表明了我们对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的信念。

自从柬埔寨被外国军队占领以来，已经过去10年了；就象过去那样，我们要

公开宣布支持柬埔寨人民寻找这一问题的全面、和平解决办法的努力。我们一贯支持联合国有关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这些决议要求外国军队从柬埔寨撤走，恢复并维护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重新承认柬埔寨人民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权利以及所有国家不干涉和不干预柬埔寨内部事务的承诺。

正是由于我们保证支持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面、和平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欢迎越南在4月5日宣布的于1989年9月底以前从柬埔寨撤军的决定。正是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支持建立一个有可信的国际核查机构。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在秘书长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A/44/670)中所提及的积极发展。我们想对秘书长为建立一种更加有助于实现和平解决的气氛所进行的努力表示感谢。我们还注意到，尽管目前还没有实现全面政治解决，但是1989年2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和8月份在巴黎举行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是向前迈出的重要步骤。

我国代表团连续几年成为这一议程项目下的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这些决议草案呼吁有关各方在解决问题时遵守《联合国宪章》，我们对这些决议草案的支持是建立在我们的坚定信念基础上的，这一坚定信念是应该在《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内，在尊重国家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的条件下找到这些问题的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杜格苏伦先生(蒙古)(以英语发言)：正在发生的世界政治气氛中的积极变化极大地促进了改善和平解决一些长期存在的地区冲突的前景。这一点在柬埔寨问题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多年来柬埔寨问题一直是东南亚的不稳定和不信任局面的根源。

在联合国内外出现了十年的僵局和有些令人沮丧的言词后，国际社会最近目睹了在寻求政治解决问题方面的一些令人鼓舞的事件。

我们认为，宣布越南志愿军在一定时间内彻底撤出以及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导致了在旨在找到这一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努力方面的突破，因为它们发动了对话与

谈判的进程，而且也使得冲突各方能够朝全面、和平解决冲突的基本内容达成协议离得更近。

柬埔寨国家、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一些其他国家作出了努力，以便将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和诸如洪森—西哈努克谈判这样重要的双边会议的精神和一致意见转变成具体的行动，我们赞扬这些国家所作出的努力。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有关柬埔寨局势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自从今年初以来，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对话与谈判的进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A/44/670，第27段）

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国际会议使得柬埔寨各方以及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在部长级别上聚集在一起。虽然这次会议没有实现所寻求的目标，但是它已朝着制定这一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的各种方面取得了进展。

以前所宣布的越南军队于今年9月撤出柬埔寨与柬埔寨国家在民族和解政策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倡议一道，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内部方面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越南军队的撤出为在政治、安全和人道主义方面迅速、全面和持久地解决危机开辟了新的前景。

令人遗憾的是，其他派别和这些派别后面的势力没有抓住这一独特的机会。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使得局势十分不稳定。

在过去几星期中柬埔寨的一些地方的敌对行动有所增加，据报道红色高棉企图填补越南撤军所造成的真空，并努力重新夺取权力；其他许多代表团对此表示关注，我们和它们一样也表示关注。

根据一些报道，对那些正在无视民族和解进程的派别的武器供应已经得到加强。这加剧了内战的危险。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不能够军事解决这一问题的观点。

我们听到了大意如下的观点：柬埔寨问题已进入了一个十分微妙的关头，在此

时一个全面的和平的解决办法和内战的发生都成为同样可能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因此十分紧急和迫切的是国际社会应该坚决支持柬埔寨国家的政府一贯遵循的民族和解的政策，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再次发生遭受全世界谴责的种族灭绝政策和做法。

在此方面我们认为泰国总理提出的建议是及时的，他建议柬埔寨各派别之间进行停火，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讨论柬埔寨的国际监督机制。如果这一建议得到执行，就可以有助于防止冲突的突然爆发，并促进找到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和他的私人代表拉费丁·艾哈迈德先生所作出的努力，他们的努力的目的在于促进柬埔寨问题朝着有利于东南亚和整个大陆的和平与稳定的方向得到和平解决。

我想在这里补充指出，我国代表团赞成不结盟国家运动在它们于贝尔格莱德召开的首脑会议上就这一问题再次采取的现实和建设性立场。

我们认为应该利用每一条现有的渠道，促进迅速、和平与持久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正是在此方面我们十分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进行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对话，我们也十分重视苏联和美国愿意：

“与其他国家一起宣布，暂时停止对柬埔寨所有派系的军事援助，作为全面解决办法的一部分”，（A/44/578，中文第7页）

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和国务卿贝克在1989年9月23日的联合声明中表示了这一意愿。

考虑到这一时期在柬埔寨国内和周围所发生的所有积极的事态发展，我国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希望大会本届会议上处理柬埔寨问题的办法将有利于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提交给大会的决议草案没有实现这一愿望。它没有客观和充分地反映出在该地区和一个更加广大的国际环境中所发生的所有变化。它反映了一个在某些方面完全是不合逻辑的片面的做法，它将不会促进全面解决冲突的进程。

最后，这一决议草案回顾了我国代表团在大会历届会议无法支持的决议。因此，我国代表团将不能支持大会通过载于文件 A / 4 4 / L . 2 3 中的决议草案。

泰尔曼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大会被再次要求审议柬埔寨局势。尽管为实现一个和平、公正和全面的政治解决办法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尽管大会以绝大多数，而且是日益增加的多数支持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但在恢复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进展有限。柬埔寨人民仍然被剥夺了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东南亚地区，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于长期以来蒙受苦难的柬埔寨人民来说，这都是一个悲惨的现状。

挪威政府认为目前形势的主要责任要由占领国来承担，该国在 1 9 7 8 年扶植了一个类似自己的政权。但是，与此同时，也应该明确指出臭名昭著的红色高棉的责任。就象不能对外国入侵和占领一个国家保持沉默那样，整个世界也不能够纵容红色高棉当局的做法，它对人权的公然侵犯夺去了无数的生命，带来了无穷的苦难。过去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政策和做法决不允许重演。国际社会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必须时刻对此保持警惕。

过去的一年有一些令人鼓舞的事件使我们有理由希望这场冲突能够进入对话和谈判的阶段。其中之一就是越南政府最近宣布它将在 9 月 2 1 日至 2 6 日之间从柬埔寨全部撤军。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撤军没有在有效的国际监督和控制之下进行。这样一种程序本来可以大大地推动恢复和维持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

过去数周柬埔寨境内的敌对行动增加了，而且随着旱季的到来，人们担心战斗有可能进一步升级，对此我们感到极为关注。只有在谈判桌前才能够找到解决这一冲突的持久办法。

今年 7 月 3 0 日至 8 月 3 0 日召开的有关柬埔寨的巴黎会议在确定全面政治解决办法所必需的各种因素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会议没能解决一些主要问题上的分歧，而且不得不中断。正如我们前面的这项决议草案所指出的那样，为

了不失去去年的活动创造的动力，应尽早重新召开这个会议。

决议草案包括了全面政治解决办法所必需的因素：首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核查所有外国部队的撤出以及建立一个临时行政当局；第二，波尔布特政权所奉行的遭到普遍谴责的各种政策和做法不许重演；第三，柬埔寨人民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命运。

所有这些因素当然是同等重要的。但是，有必要强调任何可能恢复1975年到1978年的那种残暴统治的柬埔寨问题解决办法都是不能接受的。波尔布特当局的政策违背了所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并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此外，恢复柬埔寨人民的基本人权对确保问题的持久解决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包括所有的柬埔寨难民有权利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园。

秘书长继续通过与有关的各方和各国进行广泛的交谈以寻求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我国代表团要赞扬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为实现解决办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们对他们的继续努力表示支持。令人鼓舞的是，秘书长已经保证将继续努力，促进谈判进程，引导谈判取得成果。而这只有在同意停火之后才能实现。接下来是过渡时期的安排以及举行国际监督的自由公正选举。

仍然有25万以上的柬埔寨人停留在泰柬边境的疏散点，这是一个悲剧。此外，国际社会应该密切地监督边界人口的安全及保护和他们基本人权是否得到尊重。联合国和其他机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能够毫无阻拦地接近所有的难民营，以便完成他们向平民提供食物和服务的任务。

我国政府尤其关注那些遭到军队袭击的难民的人身安全以及在难民营中的人权的状况，尤其是那些红色高棉所控制的难民营。过去的一年，我国政府向联合国边境救济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计划署认捐了大约100万美元。只要寻求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努力继续进行，就有必要援助边境地区的难民。今后挪威政府将继续承担这种人道主义努力所需要的开支中它自己的一部分。

恩戈先生(喀麦隆)(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在公众讲坛上就你担任大会主席的高级职务而向你致意。我完全清楚,我这样作只是想重述喀麦隆外交部长布布博士已在这里表达的真诚感情。你是一位泛非主义的兄弟,是反对阻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力量——真正反对全球发展的力量——的战友。我国代表团自豪地看到你担任这一职务,这是非洲显示我们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的真正机会,平等地分担人类的忧虑——忧虑那些令人十分不安的事件,各国共同对我们动乱的世界承担忧虑,我们都寻求使这个世界摆脱精神方面与毫无意义的冲突与战争的破坏的威胁。我们非洲人的文化背景将维持一个受统一目标和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影响世界。苦难与瘟疫能够把人们培养的领导者,非洲所承受的这两种不幸超过一般地区。我们只能从这种想法中得到宽慰即历史很可能已使我们大陆走上形成时期,这是具有痛苦经历的时期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检查对未来的看法,使我们在一个低卑但却高尚的环境中具备了真正承担起领导这个百孔千疮的世界的条件。

我的兄弟,你继续享有我们的全力支持,以及喀麦隆对你指导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获得圆满成功的兄弟般的祝愿。

早在技术开始在地理方面大大缩小人类关系之间的距离之前,非洲和亚洲人民就已经由一种通过正义与自由的准则寻求安定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亚非团结——不结盟运动和各种友好集团先驱——为国际社会带来一种道德,这种道德形成了我们时代的普遍良知的基础。

因此,人们应当懂得,非洲人必须分担亚洲人在无益的和分裂的冲突方面所经受的痛惜之感。在过去10年中,喀麦隆一直悲伤地注视着柬埔寨事态的发展。敌对状态的出现破坏了文明和平的气氛。由此造成的不幸环境破坏了来之不易的自决,改变了坚持在远东重新进行经济复兴和社会发展的主流的进程。

大会每年一度的冗长辩论决不能忽视柬埔寨局势的严重性。我们决不能让

暂时的僵局所带来的沮丧之感模糊了人间悲剧、社会分裂以及在通往任何成功的建国努力的危险道路上设置政治和军事障碍。

这一局势必须引起每个会员国的关注。我们通过接受《联合国宪章》已在法律上对宪章所坚持的国际法律原则和标准作出承诺。任何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侵略都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无论一个政府在外界眼中有多么可恶，改变或推翻这个政府的决定必须始终是其管辖的人民有权作出的选择。在一个充满经济困难、军事冒险主义的世界中，甚至对外国领土的征服也需在财政与政治方面付出其他代价。任何国家——无论有多么强大——都无法冒试图统治世界或其任何部分的自我毁灭之险，试图通过军事干涉来解决一个可以通过寻求在人民自己中间取得内部一致和谅解而解决的冲突的作法也是同样危险的。

我们必须永远把任何侵略他国的行为看作是违背道德良心的应遭谴责的行为。如果非要使用外部干涉不可的话这种干涉必须是冲突各方及各国人民能够接受的调解，这种调解寻求的是和平与解决，而不是恶意武器转让的可鄙利润。

武器是战争的工具。它们介入交战的局势不会推动调解，而只能是火上浇油，加紧在冲突中使用武器。甚至当武器作为援助输入时，它所造成的死亡与破坏也没有表现出武器提供国对其打算帮助的国家人民的生命和利益的关心。武器是破坏的工具，而不是建设和发展的工具。相反的，用于战争和占领——特别是在敌对的状态下——的人力和财力却完全可以使在过去遭受主要大国的武装袭击痛苦的越南的经济和社会复兴受益。

这些本可以使儿童——未来的领导人——有机会在邻国友好而不是在攻计与流血中成长。在建设和发展而不是他们意识到的悲剧、浪费和无效的战争中成长。历史将记录下普遍冲突地区子孙后代所继承的；它不会包括对和平共处与进步的指导方针。

人们完全应当在柬埔寨问题上与希望代替现有的令人吃惊的玩世不恭态度这种希望就是知识与经验——都是思想的产物——最终将使冲突的各方的行动具有理智。也许利用知识和悲惨过去的经验为该国建立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时机已经成熟。

喀麦隆十年以来一直与国际社会一道，坚定的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争取公正和持久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所作的努力。特别是次区域各国在东方智慧和 对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承诺推动下的参与，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柬埔寨人的近代史是十分悲惨的。他们自1970年以来就处于战争中。屠杀在继续，但人们终于看到了结束流血与恢复柬埔寨和平与独立的实际前景。

今年，柬埔寨问题取得了重大发展。今年二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以及八月在巴黎举行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使我们在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这一进展的取得，是因为国际社会十年来给予东盟提出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议草案以巨大支持。这是推动和平进程和导致越南进行认真谈判的关键因素。

东盟在本届会议期间所提交的决议草案包括了为实现公正解决柬埔寨问题所需要的一切因素，这一决议草案考虑到冲突各方的利益。国际社会的继续支持将会对实现一项真正的政治谅解的前景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解除柬埔寨人民的长期苦难。为此喀麦隆将继续支持东盟的努力。我们相信这是结束柬埔寨战争的最佳途径，并呼吁其他国家也能够支持这一决议草案。

一项全面政治解决似乎包括三个根本因素，这在东盟提出的柬埔寨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已经列举出来。

第一，决议草案表达了一个我们赞同的信念：柬埔寨问题的任何持久公正的解决办法必须是全面性的。这一办法必须以一揽子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的内部与外部两方面。我们决不能重复其他类似解决办法的缺陷，即虽然撤出了外国军队，但没有解决内部问题，从而继续造成流血。

第二，从柬埔寨全部并经核查地撤出所有越南军队依然是全面解决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今年九月，越南宣布它们已经从柬埔寨撤出了其全部军队。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事态。这是多年来越南第八次宣布撤军。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不管是八年前也好，还是目前也好，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相信这一最后的宣布有任何不同。实际上，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报道说越南军队在伪装之下仍然留在柬埔寨，也有报道说越南移民正在殖民于柬埔寨的一些地区。

我们并不清楚每次改变主意的原因。不管其原因如何，我们必须为实现一项和平解决而努力，使越南人公开承认继续留在柬埔寨是不合时宜的。它们不应当再象过去那样玩弄辞藻，为其在柬埔寨的存在进行辩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助一臂之力，帮助架起桥梁，同时帮助在柬埔寨人民之间实现建立信任措施。

喀麦隆欢迎决议草案关于由联合国组成一个国际监督机构来核查越南撤军这一呼吁。毫无疑问，联合国有能力，有权威，也有专门知识，可以监督并管理一个柬埔寨问题的有效、公允和可信赖的国际监督机构。

我国对于联合国在建立和平与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所作的承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曾采取了主动行动，以改进联合国在维持和平领域中行政与管理结构的效率，因为我们相信联合国在诸如柬埔寨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局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柬埔寨问题同许多其他问题不同，向联合国提出了特殊的挑战。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追求一个崇高的目标，展示一下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可能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行之有效的。

第三，我们必须帮助柬埔寨人民来克服过去的侵略与占领所带来的种种后果。人们担心只要通过外国干预而建立起来的政权继续留在金边，那么目前局势所带来的后果就不会消除。国际法和《宪章》各项基本原则将会继续遭到破坏。若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出，但把温得和克现政权保存下来，那么也将会出现同样的情形。这样一个结果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显然不能接受的。因此，作为一项全面解

决的一部分，必须达成一个内部协议，这项协议应包括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领导下实现柬埔寨各方的民族和解。我们冒昧地敦促越南履行道义和政治方面的义务，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重建其国家的努力，实现和平与进步。

国际社会对柬埔寨在前不久所奉行的政策与做法进行了谴责，这是正确的。我们想澄清一下，当我们强调一项内部解决必须包括全体柬埔寨人民这一点时，我们无意为红色高棉辩护。但红色高棉也是高棉人，同时不管怎样由越南人所扶植起来的洪森政权也包括前红色高棉成员在内，这些人同样与遭到全世界谴责的过去的政策与做法有牵连。洪森先生本人过去就是红色高棉的一个团长。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只有柬埔寨人民有权决定由谁来领导他们的国家。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把政策或某一方强加于柬埔寨人民头上。正由于此我国政府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努力，以组成一个民族和解政府，把所有柬埔寨人民都包括进来。这样一个政府可以为进行自由、公正和由国际监督的选举铺平道路，以使柬埔寨人民能够通过投票箱来行使他们的自决权。我们坚信他们将会作出明智的选择。

我们向兄弟的东盟国家表示最美好的祝愿；这些国家正在创造历史。柬埔寨人民遭受痛苦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他们需要和平。让我们动员起世界舆论，以促进变化。柬埔寨人民希望并有必要分享和平与安全的气氛，这一气氛已经在亚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进步。

庞佩先生（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以英语发言）：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前几年一样对自己是摆在大会面前的关于柬埔寨形势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感到高兴和荣幸。决议草案着重强调了对在座的各会员国至关重要的一些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来自于并反映了《联合国宪章》。

柬埔寨在地理上远离加勒比海，但是柬埔寨问题所涉及到的原则是国际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柬埔寨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由于外国军队的军事干涉和占领而遭到侵犯，这就严重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自决和尊重《宪章》是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安全的基础。对柬埔寨安全的威胁就是对我们大家的安全的威胁。

在任何地方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也就是在各地削弱了国际法的效力。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十年来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结束柬埔寨的流血事件并找到为该国恢复独立的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的努力。*

只有以综合处理问题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全面政治解决方法才能持久公正地解决柬埔寨问题，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我们决不能重蹈世界其他地区的覆辙，在那些地区，没有实现内部解决就撤出了外国军队致使流血仍然继续下去。

全面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全面可核查地撤出所有外国军队。今年9月越南人宣布他们已经从柬埔寨撤出了所有军队。这是越南在这么多年来第八次宣布的撤军。象其他几次一样，这次撤军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国际机构的核查，也不是在全面政治解决的框架下进行的。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代表团认为，迫切需要一个可靠的国际机构来监督和核查越南的撤军，以确保所有的越南军队确实离开了。只有联合国才有必要的资格、权威和专门知识来监督并管理有效、公正和可靠的柬埔寨国际管理机制。关于在柬埔寨有些地区仍然有越南军队的令人担忧的报告突出了联合国的关键作用。

本机构还负有帮助柬埔寨人民通过内部解决结束他们国家的冲突的义务。这种冲突是越南入侵和占领的直接后果。因此，越南具有消除其干涉柬埔寨而引起的灾难性影响的道义和政治义务，保证实现全面政治解决，使柬埔寨人民能够自由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只要由外国干涉而扶植的政权仍然留在金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将继续遭到违反。

因此，内部解决必须包括，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的领导下并通过自由、公正和民主的选举实现柬埔寨各派的民族和解。将柬埔寨的任何一方从这一进程中排除出去都可能会使冲突继续下去。我们同意协商一致的观点，即只有西哈努克亲王才有资格和道义上的权威使柬埔寨人民和柬埔寨各方和解。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 副主席古铁雷斯先生（哥斯达黎加），主持会议。

今年有许多重要的发展。二月份的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和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国际会议推动了和平进程。十年来国际社会坚定不移、全力以赴地支持东盟提出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各项决议，这有助于取得进展。我们现在正处于解决问题的当口。国际社会在大会本届会议上的继续支持将是实现真正的全面政治解决，使柬埔寨人摆脱长期的苦难并为该国带来公正持久和平的关键因素。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将继续支持东盟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直到柬埔寨实现公正的持久和平。我们促请其他国家也这么做。我们决不能在这一关键时刻停止对柬埔寨人民和东盟的支持。

吉布利尔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自大会通过第34/242号决议整整十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坚持谴责外国军队侵略和占领柬埔寨。这一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神圣的基本原则的行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苦难和恐怖，继续引起我们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关注。事实上，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给邻国，特别是泰国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泰国不得不收容了几万名逃离外国占领造成的残酷压迫条件的柬埔寨人。

因此，冈比亚代表团将继续坚持在大会不断表示过的观点，即越南的侵略是非法残酷地使用武力的行为，给柬埔寨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死亡和毁灭。

遗憾的是，尽管据称今年9月撤出了这些军队，但是来自不同方面的报告证明，柬埔寨的局势是远远不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要怀着关心和关注的心情回忆一下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总理宋双在1989年9月28日大会本届会议上转达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说的话：

“越南拒绝让联合国有效地监督越南军队从柬埔寨完全撤出，并反对组成临时的柬埔寨四方政府，以便使柬埔寨人民能够自由地、民主地选择其领导人，越南这样做，就完全表明它没有任何诚意来结束其对柬埔寨的殖民占领，结束其将柬埔寨并入河内统治下的“印度之那联邦”的政策。”（A/44/PV.10，第8页）

我们认为，即使在所谓的越南撤军以后，在今天大会上得到几位发言者响应的

这段话描述了一种仍然不能忍受的局势。此外，我们提请大家注意不断传来的关于数千外国军队在柬埔寨以不同身分和各种伪装作为“定居者”进行活动的报道。

象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冈比亚始终赞成在联合国的管制和监督下从柬埔寨全面和彻底地撤出各类外国军队。我们认为这种撤军必须在全面政治解决的公正架构内进行，并建立在柬埔寨人民行使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基础上，从而按照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为在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和不对该地区任何邻国造成威胁的情况下重建一个独立、主权和不结盟的国家铺平道路。

因此，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公正和公平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毫无拖延地实现近几十年来灾难深重的东南亚的局势正常化。我们相信，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和我们持有同样看法，我们确实感到满足的是，在大会历届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的有关决议反映了这种看法。

我们都很高兴地看到国际气氛出现了缓和紧张局势和相互宽容的普遍有利的发展，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保持警惕，因为还有人公然藐视国际关系的各项基本原则。因此，冈比亚坚决反对一国对另一国以任何借口而进行的侵略或占领。冈比亚还毫不动摇地尊重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冈比亚还坚决抵制使用武力或全凭实力解决国际争端。与此同时，我们同样认为，应在组成临时四方联合政府、行政当局和军队的基础上，实现所有柬埔寨人的真正的民族和解，而不问他们的过去或他们的政治倾向，这一政治和解将有助于加强该地区仍然受到严重威胁的和平与安全。我们还坚信，只有通过全面的和经谈判实现的解决，该地区各国才能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和决心，开阔眼界，重新塑造它们的关系，从而把它们注意力和精力转移到重建国家和区域合作这些紧迫的任务上来。

我们还注意到，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为促成柬埔寨的变化提出了负责任的建议。我们欢迎这些努力和倡议，这是对全面寻求真正和持久和平作出的重大贡献。最近在1989年9月12日，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代表呼吁各方放弃欺骗作法，真诚作出努力，支持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

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特别是在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上作出的努力，是全球在寻

求柬埔寨问题的公正政治解决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些值得称赞的主动行动大大推动为有关各方的相互谅解和必要信任创造一种气氛并奠定一个广泛的基础。

其他类似的努力也应当得到我们的支持和称赞。我们想到了由法国和印度尼西亚担任联合主席并于1989年7月30日至8月30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我们认为，这次会议在确定一系列要点以达成柬埔寨问题的全面解决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我们衷心希望将会很快恢复巴黎会谈，推动实现建立在谈判基础上的全面政治解决，以确保按照联合国有关决议，保护各方的合法利益，并使他们在该地区的和平共处成为可能。

冈比亚将继续鼓励联合国在和平进程中不断作出各种可能的积极努力。在这一方面，我们要赞扬秘书长为推动外交进程、确保早日重新召开有关会议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关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冲突，我们意识到联合国在按照《宪章》的各项宗旨和原则促成柬埔寨问题的适当政治解决的全面努力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尤其衷心赞赏为确保被迫在泰柬边境避难的柬埔寨公民的安全和福利而作出的努力。我们衷心希望国际社会将继续慷慨解囊，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以减轻柬埔寨难民的痛苦。

这里的利益所在已经超出了狭隘的私利。不能因为某些政治图谋或持冷漠的态度而牺牲更为重要的人权原则。我们表示对成千上万流离失所和孤立无援的柬埔寨人的积极关注，便是在维护和坚持所有人的人权。

我国代表团一贯支持旨在促成冲突各方之间积极对话和有益接触的各种真诚倡议。我们提出与这些目标相一致的决议已经在大会本届会议和以往历届会议上记录在案。

最后，我们希望再次表明，我们支持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但对不受

监督的所谓越南军队撤离柬埔寨以及缺乏全面政治解决的构架持有保留意见。我们还要重申，我们支持在联合国监督下实现考虑到柬埔寨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的公正解决。最后，我们对秘书长、援助国和继续提供各种援助、特别是对英勇的柬埔寨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那些国家表示衷心感谢。

在这种局势下采取恰当的行动方针就是忠实于《联合国宪章》的最崇高的目标。实现公正和持久解决将推动区域和平和国际安全事业。这一行动应当得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支持。

弗洛雷斯·普里达夫人（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古巴代表团很遗憾地看到，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再次在与往年相同的情况下进行，乃至有意忽略了过去一年作为东南亚地区各国和柬埔寨四方之间开始的谈判进程的必然结果而出现的事态发展。

人们或许曾希望，在这一进程的中途，辩论的基调和实质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会向大会提出一份决议草案，体现为促成柬埔寨问题的谈判政治解决而采取的各种步骤，但情况却并非如此，这就不是鼓励而是妨碍了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进程。

在雅加达开始的谈判在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上继续进行，但没有达成直接协议。不过，仍为寻求和平解决冲突创造了必要的开端。联合国应当支持已经作出的有助于确保有关各方继续其对话和谈判进程的所有和平努力。为实现这一目标，通过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份决议草案是远远不够的。

人们也不能低估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出为正式解决柬埔寨冲突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因为它解决了这一冲突中的一个国际方面，并为柬埔寨开创了新阶段。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国际支持，以防止红色高棉发动内战，以期以所谓共同分享权力的手段使波尔布特种族灭绝政权重新上台。

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不结盟运动第九次首脑会议上，各国政府首脑在谈到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和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之后，敦促：

“所有有关各方加紧努力，不结盟运动，特别是其柬埔寨问题委员会继续

努力以推动寻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式并在该地区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

(A/44/551, 第 4 2 页)

在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取得进展可能会需要时间并证明是复杂的，但十年冲突之后对抗道路已证明是同目前的局势不相容的。

只有对话和谈判才能使我们达到此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各方必须在寻找具体解决问题方法方面起基本作用。 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必须在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干涉的情况下发挥这一作用。

古巴呼吁所有与柬埔寨问题有关的国家停止它们给冲突中的所有柬埔寨各方所提供的军事援助，鼓励它们之间实现停火，并一起努力实现柬埔寨国正在努力实现的民族和解。

古巴重申支持印度支那国家的善意政策，特别支持柬埔寨国在努力鼓励现正在东南亚各国和柬埔寨四方之间进行的谈判进程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欢迎今年 9 月完成的越南完全撤军，这表明了越南政府为公正全面解决这一冲突作出贡献的政治意愿。

现在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良好时机，所有各方都有责任为实现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努力实现的目标作出贡献，印度支那各国再次表明了其政治意愿。 让我们不要错过这一机会。

加雷汗先生 (印度) (以英语发言)：从联合国大会在其上届会议上审议题为“柬埔寨局势”的项目以来，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事态发展。 其中许多代表了有关各方为解决该问题的各个方面所作的重大努力。 柬埔寨人民作为种族主义，国际强权游戏以及最悲惨的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受害者经受了多年苦难。 人们曾越来越希望，柬埔寨人民现在将能够摆脱过去，并一心一意地进行国家建设，经济重建和发展。 但令人相当遗憾的是，尽管出现了积极的进展，但柬埔寨人民仍生活在不稳定之中，其特点是越来越多的敌意行动所造成的不祥威胁。

印度历史上与印度支那特别是与柬埔寨在文化、宗教和经济上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印度与柬埔寨之间的古代文化联系的遗迹仍然幸运地完好无损，其中不仅包括奇迹般的吴哥窟寺。在现代，印度与印度支那各国怀有自然的共同感情，认为我们有着遭受外国统治的共同经历，我们对不结盟运动怀有共同的信念，并怀有进步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因此，印度自然深切关心柬埔寨的局势，并支持和鼓励在该国寻求全面持久解决方法的所有真诚努力。

这些努力中包括在雅加达非正式会议主持下仍在进行的对话，西哈努克亲王与洪森总理之间的双边会晤以及不结盟运动的倡议。国际上的关注和努力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重要倡议中得到集中体现。今年8月在巴黎，19个国家，包括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不结盟运动主席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包括我国举行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柬埔寨的各有关集团。会议之前举行了广泛的磋商和周密的计划。会议本身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使得各方有充分时间和机会提出问题的内部方面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本来要构成全面政治解决的构架。印度代表团在巴黎会议上高兴地为一项重大的集体努力作出了贡献。我们同大家一样感到失望的是，当时还不能达成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然而，巴黎会议的确取得了进展，它找出并详细明确了全面解决柬埔寨悲剧冲突所必需的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此外，会议联合主席还将在六个月内与与会各方开始磋商以重新召开会议。

在继续磋商以便各方再次努力找到解决办法而打下基础的同时，另外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事态发展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越南政府按照预定日期完成了其无条件从柬埔寨撤走军队的计划。越南在今年4月就宣布愿在一项全面解决办法的范围内撤出军队，但在缺乏这种全面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它还是愿意撤出军队。这次撤军可能未经过各方同意的国际监督和监察机制的核实，但如果越南出于没有全面解决办法的原因而不撤军的话，这对国际社会有何好处呢？事实是，谁也不再认真质疑撤军这一事实，撤军得到了一大批独立观察家，包括各国政府和新闻媒介。

的代表的观察和证实。 1989年11月14日即昨天的《金融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除了其他事情之外，

“虽然撤军未得到适当的监督，但大多数国家，包括英国，都认为，所有越南战斗部队的确都返回本国”。（1989年11月14日，《金融时报》第24页）

人们不能否认撤军对寻求全面政治解决方案所作的贡献。

现在需要的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手段寻求被大肆宣传的全面解决办法。 否则的话，柬埔寨的敌对行动、暴力与冲突将继续并升级，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波及到该国境外，并造成扩大成为更为广泛的冲突这一时刻存在的威胁。

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及随后提出的有关柬埔寨局势的报告中要求人们在将注意力集中在防止战斗再次爆发，战斗再次爆发会造成可预见的后果并给所有有关各方造成不确定的局势。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他的下列看法，即军事解决办法并不存在，应当尽一切努力使柬埔寨人民免遭进一步的流血和痛苦。 首要的优先事项必须是停火并同时采取维持停火的措施，于此同时就政治解决进行磋商。

我国代表团一直持有并支持下列看法，即柬埔寨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加以解决。 正如我已经强调指出的，第一方面是在寻求印度支那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 所需要的是一种均衡的方式，考虑到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 消除一切外来干涉。 持久和平的基本内容是不付诸军事手段的全面、政治解决，禁止外来干涉和军事援助及不恢复种族灭绝的政策和做法。 柬埔寨应当成为一个主权、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同自己和同邻国和平相处。 这就首先要排除在柬埔寨的所有外国军事存在。 柬埔寨的国民大会已通过了《永久中立宣言》，这一宣言包括了上述原则。

各国政府和世界公众舆论对波尔布特政权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的种族灭绝的暴行所抱有的憎恶显然在不断增加——这些暴行在不足四年的短短时间内使一百多万人

丧生。 秘书长正确地呼吁“采取措施以确保不会恢复遭到普遍谴责的于1975至1978年期间采取的政策和做法。”(A/44/670, 第31段) 我要强调指出秘书长所提到的日期: 1975年至1978年。

《华盛顿邮报》在11月13日的一篇社论中说:

“没有那一种办法能够象魔术那样发挥作用, 但是, 在考虑柬埔寨问题时应当一直牢记的基本方面是将残暴的红色高棉排除在外的绝对优先考虑。”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为柬埔寨的重建——或者说是重生——各国作出努力和提供国际支持的迫切必要性。 近年来, 柬埔寨一直在努力致力于实现经济复苏和政治与社会的重建。 在这方面, 柬埔寨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阶层的支持, 包括联合国系统, 这些支持包括向生活在泰柬边境的难民和流离失所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我国代表团对大会正在审议的这一决议草案的立场是根据我上述谈到的种种考虑来确定的。 今年, 我们曾希望会提出一份更充分地反映和解精神与推动雅加达非正式会议及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出的建设性对话的决议草案。 我们本来会高兴地加入为实现协商一致、和解与全面政治解决作出的真正努力。 目前的这一决议草案没有包括有助于实现这一些目标的内容。 与此同时,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 这一决议草案中包括了一些我国代表团认为是有损于我们寻求政治和全面解决办法的共同目标的条款。 不仅如此, 这一决议草案没有充分地处理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即防止柬埔寨的敌对行动升级。

因此, 我国代表团将无法对这一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但是, 我愿强调指出, 这丝毫不会削弱我们对为尽早找到柬埔寨问题的和平与政治解决办法所作的所有外交与政治努力所提供的全力支持。

最后, 我简单地从我代表团在巴黎会议上发言中引证一段话: “

“柬埔寨的悲剧持续的时间太长了; 我们必须努力消除令人无法认清真相的误解的迷雾, 打破日益升高的先见的围墙。 建立和平、扩大一致意见的领域, 这比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 难道我们不应确保柬埔寨的未来不再是取决于过去吗? 我们需要的是诚意, 是谅解。”

格伦达尔先生(冰岛)(以英语发言)：大会本届会议由于世界许多地区的和平前景迅速改变而引人注目，必须集中作出新的努力，促进通过持久和政治的办法解决柬埔寨问题。柬埔寨人民等待和平与独立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已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令人失望的是，尽管在详细考虑各种必要的内容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巴黎会议未能实现人们所期望的解决办法。希望在与会者进行进一步的磋商之后将会很快地重新在巴黎会议复会，希望将会不遗余力地取得迫切需要取得的结果。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在联合国及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对这一困难的问题采取了主动行动，这使我们感到极为幸运。它们已要求所有有关各方迫切地加紧努力，以确保柬埔寨问题将通过全面政治解决办法得到解决，以便防止进一步的敌对行动、生命的丧失和柬埔寨人民继续遭受痛苦，以确保柬埔寨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中立与不结盟地位，同时最重要的是，确保永远不会恢复遭到普遍谴责的波尔布特政权的政策和做法。

重要的是，在实现政治解决之后，向柬埔寨提供援助的国际方案应当得到加强，以加速该国经济的重建，使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至少相当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冰岛是关于柬埔寨局势决议草案的提案国。我们认为决议草案提供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最好方法，即主张全面政治解决问题并承认联合国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及柬埔寨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柬埔寨人民应能够通过国际监督的自由、公正和民主的选举行使这种权利。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对柬埔寨人民负有责任，确保任何将要达成的有关他们国家的政治解决方法能够保证不久的过去受到普遍谴责的红色高棉政策不在重新掌权。

洛希亚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想各位代表把他们个人的事务放在一边在这里听取以不同方式表明了同样观点的许多发言，

这表明了世界各国人民致力于所有人的和平、安全、稳定、繁荣与幸福的信念。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大家一起在为实现、世界真正的和平而异口同声的歌唱。过去两天中我们的儿童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集会时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们告诉父母及世界上的其他成年人，除非我们自己——成年人的世界——建立起界限，各国人民之间是没有界线的。因此，我们有责任消除界线，携起手来为世界的繁华、和平与安全而同声歌唱。

我首先想表示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所作努力的赞赏并赞扬他有关柬埔寨局势的全面的报告（A/44/670）。

有关柬埔寨局势的辩论使大会有机会评估正在进行的政治和外交努力并采取恰当的行动，有效地推动争取柬埔寨冲突的全面政治解决。

过去十年中，柬埔寨问题一直在大会的议程上，看来终于有了某种希望，可能结束柬埔寨人民的痛苦和苦难。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目睹了许多有关柬埔寨的重大的外交主动行动，特别是二月份召开的第二次雅加达非正式会晤及八月份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秘书长的特别代表无数次前往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就柬埔寨局势进行磋商又进一步加以推动。这些当然是积极的事态发展；正在出现一种势头，国际社会应利用这一势头。

我们认为巴黎会议确认在柬埔寨需要全面的政治解决，以便为柬埔寨及其人民带来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巴布亚新几内亚认为，为了促进柬埔寨人民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上帝赐予的权利，经核查的所有外国军队从柬埔寨的撤离是一项首要的条件。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欢迎越南今年9月发出的实际其将全部军队撤离柬埔寨的诺言的信号，但这种撤离并没有得到可靠的国际监督机构的核查。

巴布亚新几内亚还认为，巴黎会议达成了一项实际上的协商一致意见，即联合国在任何解决进程中必须发挥中心作用。这对联合国是一个良好的兆头，因为本组织具有监督和管理有效、公正和可靠的柬埔寨国际监督机构所必要的地位、权威与专门知识。

联合国在把所出现的某种程度的政治协商一致意见变为解决地区冲突的动力方面一直是成功的。联合国还一直能够利用这种新的政治意愿的表现来推动结束许多地区冲突，并向各方提供缔结和维持和平所需要的公正的援助。

巴布亚新几内亚坚定地认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政治、财政和道义支持对柬埔寨冲突通过谈判得到解决是必要的。常任理事国不仅仅是对卷入冲突各方具有最直接影响的主要大国，而且也是交战各方的支助国。只要它们停止增加向柬埔寨和其他地方的武器供应，我们就能马上看到冲突的结束。

巴布亚新几内亚欢迎北京和莫斯科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柬埔寨冲突的对话。这是朝着正确方向的迈进，所以必须予以鼓励。但是，我们促请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他们在柬埔寨的既得利益积极对话，以便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

同样，我们呼吁联合国所有成员国要求向柬埔寨交战各方提供资金援助或供应军火的主要大国就和平达成一致意见。苏联领导人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带来的国际气候的变化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是就柬埔寨和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坚实的基础。同样，我们促请柬埔寨各派寻求和平和民族和解。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愿意妥协。国际上一致认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阁下有能力，也有道义权威使柬埔寨人民和解。所以，柬埔寨所有各方都必须团结在亲王殿下的周围，实现民族和解的目标。巴布亚新几内亚坚信，各派领导人从自身考虑，从人民和他们的国家考虑，应该化解分歧并恢复柬埔寨和平。柬埔寨人民应该有机会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发展权。

我们似乎在容忍波尔布特政权遭受全世界谴责的政策和行为，但我们相信，柬埔寨人，只有柬埔寨人才应该决定由谁来领导他们。任何其他的途径都只能延长柬埔寨人民的灾难和痛苦。

巴布亚新几内亚将继续支持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以及越南等其他国家为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所做的努力。大会收到的决议草案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柬埔寨

局势的意见。因此，我们重申决心使这一问题得到全面解决。我们促请国际社会也这样做并且支持本组织手头的这份决议草案。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高度赞扬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自愿机构的工作，例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赞扬他们为援助柬埔寨或泰国境内难民营中成千上万无家可归者而开展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

我们还特别赞扬泰国政府。尽管它的资源十分紧张，但它仍然毫不犹豫地承担在其领土内接受许多无家可归的柬埔寨人的负担，使这些人得到保护和安全。同时，它正在为区域和全球寻求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巴布亚新几内亚历届政府都支持太平洋、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非殖民化进程。我们相信，在柬埔寨存在这样一种殖民状况。所以，我们促请国际社会充分支持全面地政治解决柬埔寨局势，支持人民的自决权。

最后，巴布亚新几内亚重申，对于亚太地区各国来说，柬埔寨的冲突仍然引起严重关注，因为它危及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只有恢复柬埔寨和平并且普遍尊重柬埔寨人民的权利才能够保证亚太地区的稳定。

下午8点10分散会。